



薄暮中的刀锋　要活多久才能领回缴的养老金　娘　身旁的藿香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41期
四月下





一点素心

◉黎武静

偶然地，被一张照片震撼。拍片现场，红墙青瓦，演员在拍片之余执一支毛笔，捧一瓶水，就这样，在墙上笔走龙蛇，行云流水。

是什么让人感动，在这短暂的瞬间？想起两个字：素心。“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15年前，年少的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只觉得漂亮，却未必懂得，但是现在突然觉得有一点懂了。

纪晓岚的老师曾撰一联：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想想，不过一念之间。当野心只为白云留，花开花落，山中红萼。世味有浓淡，素心无嗔喜。

济慈写诗时常写在纸片上，事后夹在书里做书签，或者随手扔在一边。1818年的春天，夜莺在他的屋外放歌。清早，他从餐桌边拖过一把椅子，坐在葡萄架下的草坪上，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写着。写完却将纸片塞到书架里了事。查尔斯将纸片拣出来，细细誊出，这就是济慈的《夜莺颂》。济慈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卡夫卡的遗嘱：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的遗物里，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这是一个被米兰·昆德拉称为“被背叛的遗嘱”，他的朋友将这些整理出版，于是文学史上注定要留下卡夫卡的璀璨光芒。

风行水上，原来只是路过。那些不朽的传奇，在诞生的一刻，并不是为了流传。

（**周文燕**摘自《羊城晚报》2013年2月3日）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张 涛
编辑 贾 真 黎珈禾 李 霞 刘学成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0931)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韩学斌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卢建洪 8773095
雷 洋 8773094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 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8773073
杨荣波 8773075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副总监 李 进 (0931) 8773170
经 理 欧阳薇 877317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 8773245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2013年第8期（总第541期）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四月下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读者》微信号 duzheweixin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电信用户 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http://iread.wo.com.cn/pps/vueIBj
《读者》手机报
电信用户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移动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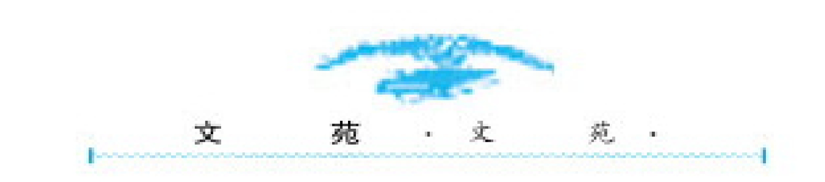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0931）8822550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薄暮中的刀锋

◉凸　凹



一如大雪覆盖旷野，遮其丑陋，使其美白；风霜侵袭颜面，去其鲜润，使其粗糙。放眼望去的人与事，往往不是它的本质。譬如眼前这个人——

酷暑之下，他仍着一袭草绿的建设服，前胸是污渍，后背是汗碱，下身是土色的粗布裤子，两只裤腿挽到膝盖。他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一个乡下才有的窄长板凳，车把上挂着一个工具袋，因为沉重，所以不摇摆。他走得轻捷而无声，好像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谦卑如夜行。知道我在注视着他，便回头朝我一笑：“磨剪子磨刀不？”平时并不弄刀切菜的我竟说：“磨。”

我住一楼，很快就趸出门来。见他已骑在窄凳上，工具整齐地摆在脚下，可见他是个成熟的匠人，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不免生出信任。

拿出的两把刀虽经年使用，因勤于擦拭，刀面光洁，夕照之下，能映出人影。心里说，其实是无须磨的，不过是照顾一下你的生意而已。他接过刀去，顺刀刃斜睨了一下，笑着说：“您这两把刀，虽光亮唬人，却都还没有开刃呢。”我说：“这怎么可能？”他说：“您看，这刀身与刀刃一样厚薄，手指头放在刀刃上用力摁一下，也不过是一道白印，不信您试一试。”一试，果然没有锋利感觉，顺势调侃道：“这城里男女离常识渐远，以为是鸡就下蛋，是刀就能砍。”

他憨然一笑，说：“您真逗。”便将其中的一把抵在窄凳一端的匝柄之上，再用皮环缚住刀尾并蹬在脚下，使其牢靠，然后施以锉刀，一点一点地锉去刀刃上多余的部分。其实，窄凳的一端就安着一盘砂轮，手柄一转，火星一闪，刀刃立现，但他居然舍轻就重，用手。如此做来，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电视里正有一个喜看的剧目，我便表现出不耐烦，说：“干吗不用砂轮，横竖不过是一把切菜刀，没必要这么讲究。”他还是憨然一笑，说：“这刀也如人，都有不同的性子，您这把是合金做的，钢口是脆的，一上砂轮，会崩出豁口。”我还是不能信服，便问：“你们磨刀的是论件数，还是论工时？”他说：“论件数，一把4块。”说完，他好像明白了我问话背后的含义，脸不禁红了。脸红的应该是我，他却先红了，让我看到了朴实的模样，便心生一丝惭愧，说：“就依你。”

刃开过之后，他从工具袋里拿出一块中间凹陷的磨刀石，不紧不慢地磨了起来。磨过一个光景，他便斜眼看一看刃口，并用手指在刃上试一试，再接着磨下去。我觉得那



刀口已足够锋利了，但他还是觉得不到火候，一系列的动作不断反复。其间，他点燃了长杆烟袋，衔在嘴上，因为漫长，烟火竟断了数次。他那不急不躁的样子，让我不禁自问：他这是出来做买卖的吗？

因为离得近，更看出他皱纹绵密皮糙骨瘦，便问：“您贵庚？”他说：“都50了。”我吃了一惊——乡下人论虚岁，说是50，其实是49，与我同龄，却这样老态，让人顿感世道不公，便真切地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行了。”他说：“我自己知道行与不行，您尽管去忙，不必等。”

这把刀终于磨好了，竟用了近半个小时的光阴，看了一眼另一把刀，我不禁笑着摇了摇头。拿过刀来，他也笑着摇了摇头，说：“还是一把合金做的。”我说：“这一把就不磨了，凑合着用吧。”他说：“那可不成，刀既然到了我手里，就属于我。”似乎怕我跟他争夺所属，他急切地把刀固定在窄凳之上，还是重复既有的程序和动作。我真的有些不耐烦，转身走了，把刀和人遗弃在那里。

电视里的剧情虽然感人，但奇怪地，没有了往日的吸引，总是时时地到临街的后窗旁看一眼那人。那个人专注地工作着，嘴上的烟袋像个摆设。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脸上，脸色很黄，一如土地。到了后来，余晖收敛，已看不见他的脸色，只有身姿还在，一如剪纸。再回去观剧，居然感到那里边的泪水与欢笑离人间烟火甚远，有些虚假，属于奢侈，属于有闲。

知道他快完成工作了，便从冰箱里拿了两听可乐——虽然知道这样做有些居高临下，因而显得卑鄙，但还是这样走出门去。他果然不知所措，推拒时竟把窄凳带翻了，“使不得，使不得！”我说：“您也别不好意思，我也是乡下人出身，依乡下的规矩，在手艺人干活的时候，应该有烟茶伺候。在城里混久了，连这最起码的规矩都给忘了，所以请您原谅。”

“瞧您说的，瞧您说的。”我矮下来的身姿果然平复了他心中的谦卑，他不再推辞。掏出10元纸币给他付工钱，“不用找了。”我说。他坚决把2元毛票塞进我兜里，说：“8块钱是我的手艺，10块钱就是人的贪心了，我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贪。”

他表情严正，我内心欢悦，情不自禁地学起了《红灯记》里的一句喊：“磨剪子来——戗菜刀——”

邻人被惊动，纷纷探出窗，真有数人拿刀出户，匠人有了新的商机。以为这正可以回报他的敬业，没想到他满脸惊慌，推车欲走。我说：“到手的生意都不做，您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天都黑了，看不清物件了。”我说：“不是有路灯吗？”他说：“我眼神不济，灯光下看东西是模糊的，会给人家磨不好。”见来人近了，他说一声“再见您呢”，便仓皇骑远，一如逃。

最先来到的是县一中教历史的张秉璋老师，他满脸疑惑：“怎么回事？”我便把磨刀的经历与他言说。听完叙述，他唏嘘不已，感叹道：“这就是小人物的可爱了——小人物不趋时、不趋利，他们不怕辛劳，只怕欺心，这叫什么，这叫轻贱者往往品重，位卑者往往德高。”

我回味着张先生的感叹，在路灯下不停地踱步。我发现，夜色越深，灯光越明亮，好像能穿透躯壳照进内心。

我坚信，明天阳光灿烂之时，那个人一定会来，因为他知道，这里的住户，对他有期待。

（上　元摘自《散文》2013年第2期，李小光图）

我们改变太多吗

◉张　欣

和发明网络的Tim Berners-Lee同台讨论，他说：当人们把精力都投向网络，一切都走向电子化的同时，人类又无限向往回归自然。那些网络精英赚了钱后，又怎么样呢？他们在山上盖座房子，数着周围的树木，就满足了。其实，几千年来人类并没有改变太多。

悒悒不归

◉于　秀

我跟他呀，实际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时我家在上海的乡下有两家缫丝厂，他父亲是我们家的账房先生，一个蛮和气的老头儿。

他15岁就不读书了，整天跟着他父亲帮我家收账、出货、跑腿，当了伙计。

我那时才7岁，刚刚读了点书，有时候他没事就拉着我到处跑，教我背古诗，画画儿，我俩就这么在乡下待了8年。

我是16岁被父亲送到上海读女校的，他那时已经24岁，已经说好一家的姑娘，可他偏偏要到上海来，于是，那个冬天我放学的时候就看到他远远地在墙角等着我。

那时候他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帮人做事，业余时间自己还在读书，我感觉他是个蛮有志气的男孩子，对他的好感也一天天增加。

可我的家里人对他都不以为然，他不再到我家来了。只是偶尔到我放学的地方跟走出校门的我谈上几句话，或者塞给我几块小点心便匆匆走了。

那时，他穿着长袍的瘦长身体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在夕阳下特别可怜。

读了两年书，我父亲就急着给我找人家定亲，我跟父亲吵翻了天，从家里跑了出来。

我找到了他，要他带我走，随便什么地方。可他竟一再地劝我先回家，说我家对他家有恩，他不能做这种拐人家女儿跑的事情。



我说：“是我要跟着你跑的，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敢带我走？”

为了让我在他那儿吃上一顿饱饭，他把棉袍拿去当了。

到了我家，父亲把他堵在门外骂个不停，我看他含着泪默默地回头走了，瘦瘦的身影一晃一晃的，很长。

19岁那年，我嫁人，艰难地走过了那些年。1981年，正当我们的日子好起来的时候，老伴突然得了肺癌，在医院只住了3个月便走了。

身边空得慌，我回了趟老家。

那是1988年吧，在老家待了8天，村里有个老人听说我回来了，赶来看我。一进门他就问我，还记不记得恒生？

我想起那个冬天含着眼泪从我家门前走开的那个男孩。

老人说：“吴家大小姐，恒生现在在台湾，40年前他跟部队过去的，他托人找你，你这次回来，最好能留一个确切的信儿。”

我想了想，只是问了问他在台湾好不好，有没有给他们留下地址。

回到上海，我突然有些后悔。

1989年的中秋节，儿子、媳妇和孙子都到我屋里厢来过节。

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儿媳妇去开门，之后她站在走廊里直喊，说是找我的。



一千零一面镜子

◉〔伊朗〕埃姆朗·萨罗希



我越是逃离
却越是靠近你
我越是背过脸
却越是看见你

我是一座孤岛
处在相思之水里
四面八方
隔绝我通向你

一千零一面镜子
转映着你的容颜

我从你开始
我在你结束

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儿站在我的门前，西装革履的挺精神，只是头发已经雪白，整齐地梳向后边，脸上还架着副眼镜。

我端详了半天，实在不知道这老头儿是谁。

老头儿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说："我找吴秀花女士，想来没有找错，我刚刚从台湾来。"

我明白了八九分，感到有些意外，可又觉得好像终究有这么一天，他会找到我。

我说："你……你是恒生……大哥？"

要不是儿媳妇在场，我差点要叫他恒生哥。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我的地址，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找一个人并不容易。

"可你当初怎么会到台湾去呢？"我问他。

"当时，我从你们家门口走掉以后，就没有再回绸缎庄，在码头上东游西逛打点零工，勉强混口饭吃。

"一天，我送一个军官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到头等舱，可没等我离开，船就鸣笛起锚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拽着我的手腕，把我带到了底舱，就这样我被带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我被编进了部队，后来做到后勤部主任，1981年退役时我已经60岁了。

"很多人劝我在台湾成个家。可我觉得台湾不是我想来的地方，再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我一个人挨了过来，陪我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穿破的一双袜子。那是因为破了你扔在我家的，我把它收了起来。"

恒生真的把那双袜子拿了出来，那是一双上面有粉红蝴蝶结的白布袜子。

看着这双我8岁时穿过的袜子，从68岁的恒生的怀里掏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和恒生两个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40年啊，人能活几个40年？可恒生他就整整等了我40年。

他说有一次在台北看到一个女人特别像我，他就跟着人家，一路走到人家家里去，那个女人的丈夫出来差点揍他一顿。

后来，他有了钱，有许多女人来找他，喜欢他的老实、忠厚，可他不肯，他说他有老婆，在大陆的上海等着他呢。

后来我们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恒生说多一间卧室给孩子们回来住，方便。

因为在台湾孤独了那么久，恒生特别喜欢热闹。

我们成家以后，恒生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他陪着我去东南亚旅游，还送了我一个玉镯子，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买给你，可是没有钱。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了钱，可是又看不到你。"

可那天买完这个镯子，我哭了。

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有些东西是拿一辈子的时间换来的。

1998年6月，恒生早晨起来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我说你先躺着，我买回小菜来喊儿子开车过来，陪你到医院看看。

可是，等我回来，恒生躺在床上已经去了，他脸上很平静，看样子没什么痛苦。

后来，医生说他是大面积的心血管破裂，心肌梗死，猝然离去。

（三　岩摘自中国友谊出版社《慆慆不归：我在台湾40年》一书，**杜凤宝**图）





中国之美

◉〔美〕赛珍珠

有一天，我的园丁正在花园翻地，我问他："你愿不愿意要点花籽种在你房前？"

他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用力掘着地。"穷人种花没有用，"他说，"那都是供有钱人玩赏的。"

他俯身拾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我要种点菜。"园丁的回答很干脆。

无疑，中国的穷人干什么都讲求经济实惠。

中国并没有在那些名胜古迹中表现自己，即使在北京，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名胜古迹：紫禁城、天坛、大清真寺……都是中国人根据生活的需要逐步建起来的。那是为他们自己建造的，根本不是为了吸引游客或是赚钱。

这堵临街的灰色高墙，气势森严，令人望而却步。但如果你有合适的钥匙，或许可以迈进那雅致的庭院。院内，古老的方砖铺地，几百年的脚踏足踩，砖面已被磨损了许多。一棵盘根错节的松树，一池金鱼，一个雕花石凳，凳上坐着一位鹤发长者，身着白色绸袍，面相庄严，有如得道高僧。在他那苍白、干枯的手里，是一管磨得锃亮、顶端镶银的黑木烟袋。倘若你们有交情的话，他便会站起身来，深鞠几躬，以无可挑剔的礼数陪你步入上房。二人坐在高大的雕花楠木椅子上，共品香茗；挂在墙上的卷轴古画会让你赞叹不已，空中那雕梁画栋，又诱你神游太虚。美，到处是美，古色古香，含蓄优雅。

我的思绪又将我带到了一座寺院。寺院的厅堂虽然宽敞，却有点幽暗。堂前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整日沐着阳光。空地上有一个用青砖垒起的花坛，漫长的岁月，几乎褪尽了砖的颜色。每至春和景明，花坛里淡红色嫩芽便破土而出。我五月间造访时，阳光明媚，牡丹盛开，色泽鲜艳，大红、粉红红成了一团火。花坛中央开着乳白色、淡黄色的花朵，煞是好看。花坛造型精巧，客人只有从房间的暗处才能欣赏到那美妙之处。斯时斯地，夫复何求？夫复何思？

我知道有些家庭珍藏有古画、古铜器。一些无知的年轻人，或者为贫困所迫，或者是因为粗心大意，竟学会了拿这些文物去换钱。

外国对中国犯下了种种罪行，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对中国美的掠夺。那些急不可耐的古玩搜集商，足迹遍及全球的冒险家，还有各大商行的老板，从中国美的宝库中掠夺了不知多少珍品。

此外，中国年轻的一代中，很多人的思想似乎尚未成熟，他们的表现让人惊愕。他们怀疑过去，抛弃传统，也就不可避免地抛弃旧中国那些无



与伦比的艺术品，去抢购许多西方的粗陋的便宜货，挂在自己的屋里。

前几天，我去了一个中国著名现代画家的画室。看着那一幅幅广告画，一幅幅俗套的健美女郎像和那用色拙劣的海上落日图，我的心直往下沉——一堆粗制滥造的油画！但是在画室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我发现了一幅小小的水彩画。那是一条村巷，在夏日黄昏，弥漫着淡蓝色的雾，一些银灰色的斜线划过画面。从一座让人感到亲切的小屋的窗口，闪出微弱的烛光。一个人孤零零的，手撑油伞踽踽独行，湿漉漉的石板上投下他那摇晃的身影。

我转过身来，对画家说："这是最好的一幅。"

他的脸顿时明朗起来。

"你真这么看？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是我以前每天都看到的故乡街巷，但是，"画家叹息一声，"这是我为消遣而画的，这画不能卖掉。"

倘若一定要我找出中国之美的瑕疵来，我只能说它太隐逸、太高雅了，多数平民很少能享受，这美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而那些公侯之家或宗教团体却将它据为己有，许多人无法获得审美知识，因而无法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几百年来，那些极为贫困和没有文化的人们，只能默默地降生，又默默地死去，对那种妙不可言、令人倾倒的美漠然视之，无动于衷。追求美成了贵族社会、有闲阶级的特权，穷人则认为那只是富人的消遣，与自己无缘。

普通中国人需要培养审美情趣，去发现他周围有待挖掘的美。

前几天，我把这个想法对我的中国老师讲了，他随口讲了一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我想是这样的。

然而，我相信我的园丁昨晚美餐了一顿。当时，他在草坪上快活地干活，我则坐在竹丛下沉思。突然，一片奇异的光彩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抬头一看，西天烧起了绚丽的晚霞，令我心驰神往。

"噢，看那！"我喊道。

"在哪儿？在哪儿？"园丁紧紧抓住锄把叫道。

"在那儿。看那颜色有多美！"

"哦，那呀！"园丁却不胜厌恶地说，弯下腰继续修整草坪，"你那样大声喊叫，我还以为有蜈蚣爬到你身上了呢！"

说实在的，我并不认为爱美要以填饱肚子为前提，再多的美食家也只是美食家。此外，如果我的中国老师讲的那句话绝对正确，那我该怎样解释下列情况呢？那又老又聋的王妈妈，可怜的寡妇中更可怜的一个，整日里靠辛辛苦苦为人缝衣换碗饭吃，然而，她桌上那个有缺口的瓶子里，整个夏天都插着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鲜花。当我硬是送她一个碧绿的小花瓶时，她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还有那个小小的烟草店。那位掉光了牙齿的老店主，整天都在快乐地侍弄陶盆里一株不知名的花草。我院外的那位农夫，让一片蜀葵在房子四周任其生长。还有那些街头"小野孩儿"，也常常害羞地把脸贴在我门上，向我讨一束花。

我认为每个儿童的心田里，都能播下爱美的种子。尽管困苦的生活暂时会将它扼杀，但它是永生不灭的，有时它会在那些沉思冥想的人的心田里茁壮成长。对这些人来说，即使住进皇宫与皇帝共进晚餐也远非人生最大乐趣，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满足，除非他们以某种方式找到了美，找到人生之最高境界。

（**李　敏**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人一生要读的100篇散文》一书，本刊有删节，**董克诚**图）

我的一个孙女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回来后我问她，在外国几年，有何感想？

她说，在英国、美国读书都很顺利，可有一件事使她很难受。课堂上经常有小组讨论，讨论的问题讲到中国，外国人都知道，可她这个中国人不知道。

——周有光





那颗善良的心

◉smilings

刚到广州时，在火车站坐上校车，颠簸了半天才到学校，感觉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是嘈杂的人群，到处都是污浊的空气。那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土里土气的小姑娘，对广州的美好想象转化成坐立不安的焦虑，开始了与这座城市持久的碰撞。

从宿舍区到教学区上课的天桥上，遇上了衣衫不整的老太太，想也不想，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币，放到讨钱的碗里。走了不远，碰到一个残肢的乞丐，稍微迟疑了一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放到讨钱的帽子里。接近教学区时，又遇到已经几天没有钱吃饭的母女，在这个繁华的都市，怎么这么多乞丐呢？将手再伸进口袋，怎么摸也没有零钱了。我准备打开书包去翻，身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你要是这样，你的生活费一周就用完了。"我抬起头，看到了刚认识的师兄，他很生气地说："你现在很有钱吗？你就这样浪费你父母的钱吗？他们都是骗人的。"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天桥上的老太太，衣衫不整、愁容满面；天桥底下的那个小兄弟，手脚都没了；还有那对母女，面黄肌瘦。"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个没有手脚的小兄弟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我无法回答，心中充满了困惑和惶恐。原来，在这个城市看到的和我在大山里看到的有这样大的区别。

周六下午，背着书包到图书馆去看书，突然看到一个小伙伸手到一个打扮时尚的同学的书包去偷钱包。"抓小偷啊，他偷钱包！"小伙听到我大叫，拿着钱包跑了。我把书包扔下，拔腿去追，边追边喊："抓住那个小偷！"不过，没人帮我，人们只是好奇地看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女孩拼命追着一个年轻的小伙，而在这个女孩后面，另一个女孩在喊："同学，不用追啦，钱不要了。"钱怎么可以不要了呢？怎么可以纵容小偷呢？奇怪啊，这座城市的人为什么都不帮我抓小偷呢？最终，我没追上那个小偷，被偷了钱包的同学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没关系，钱包不要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下次再遇上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去追，小偷可能有刀。"我吓了一跳，感谢这位小偷，没有把刀指向我。

晚上下自习回宿舍的路上，遇上一个背着书包的陌生人，他问我："同学，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原来，他的钱包被人偷了，没有了回家的路费，他请我帮他打一个电话。我热心地帮他打电话，又给他买了面包。在他转身离开



一位海外朋友说，一个政客在拉选票时，不停地谈今后要怎样为当地搞来更多的钱。当地的一位老太太听着听着就插话说，我们不再需要这么多钱了，我们的钱已经足够花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的孩子还能够继续到海边捡贝壳。

捡贝壳

◉张　炜

老太太的话让在场的人一愣，随即赢得一片掌声。政客懵了，一时对不上口，因为他一辈子也搞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能够让孩子捡到贝壳，老太太的要求简单至极，而且这么具体。这要求看起来极小，其实很大。因为海边的贝壳没有了，这不是个小问题。究竟是怎么将贝壳弄没了的，这可能是一个极复杂和极长的过程，显然并非是一日之功。所以，老太太的要求看起来小，实际上大得不得了。

海水污染到怎样的程度，又经历了怎样的阶段，老人没有谈得太多，她只是要求捡贝壳。类似的要求，有的地区还化为行动。比如有的地方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之地，民众一齐躺在海滩上，躺在隆隆前进的机器前面，宁可死也不让开工建设危及环境的工厂。这样的一个民众会等于一万个，所以，有没有这个力量大不一样。西方人说“牛奶不好，奶酪也不会好”，就是在说民众的普遍素质与管理者的素质，讲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讨论“奶酪”，却忘了奶酪是从哪里来的。

（江　明摘自《文艺报》2013年1月30日，Getty Images供图）

的瞬间，我叫住他，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十几块钱，塞到他的手里。回到宿舍，大家都说我上当受骗了，这是一个常见的骗人伎俩，我居然相信了。“你连一碗5毛钱的番茄鸡蛋汤都舍不得吃，为什么对骗子这么大方？”事实上，我并不是没想过这个陌生人可能是个骗子，只是，我觉得他是真的遇上了麻烦，即使他是一个骗子，也许会被我的真心诚意感动，不再骗人。

就这样，我傻乎乎地过完了我的大学第一学期。考完试，高兴地坐公交车去小哥家玩。在公交车站上，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愤怒地一脚踢翻一位来不及走的老伯的“走鬼车”，苹果散落了一地。我弯下腰，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捡起来，接触到那个老伯红红的眼睛，我有点不知所措。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是会想起他，因为我的父亲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养大了我们4个兄弟姐妹。也许，曾经在某个城市的角落，他也这样慌张地推着自行车躲避城管；也许，他也会因为来不及躲避，而被城管摔坏了满车的香蕉；也许，他也会遇上帮他说话的好心人，让他心感温暖。

现在，我终于学会了若无其事地走过乞丐，学会不与陌生人打交道，偶尔遇上小偷也不再拔腿去追。我已习惯了这个城市的嘈杂，也习惯了这个城市形形色色的人，学会了去分辨、去计较。我很少再惹事，只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的灵魂有点孤单，审视自己的内心，会觉得有点底气不足。虽然我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却失去了当初单纯的正直与热心。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初到广州时那个土气却又善良真诚的女孩。我知道，那个土气的女孩依然很愿意去相信人，也很乐意帮助人，只是，却又莫名地害怕会被骗、被算计、被陷害。

（笃　笃摘自一五一十部落网站，李　旻图）



身旁的藿香

◉陶方宣

1917年夏天，留日学生郁达夫回国探亲，在老家富阳第一次见到孙荃——一个乡下姑娘，文静、秀气，周身散发出书卷之气。一番交谈得知，孙荃从小饱读诗书，且能吟诗作文。

这样一位才女让郁达夫眼前一亮，他目光躲躲闪闪地看着她长裙下的小脚。孙荃并不避讳，主动对他说："你一定很遗憾我这双小脚。这是小时候父母逼着缠的，我也没办法。现在看看这双小脚，我心痛啊，那种痛不是身体上的，是心里头的痛啊，一辈子就被这双小脚给害了。我还写过一篇《戒缠足文》，我拿来给你看。"孙荃一扭一扭走到厢房，拿出《戒缠足文》递给郁达夫。郁达夫被孙荃并不软弱且自强自立的精神所打动，两人很快订下百年之好。

郁达夫回到日本后，与富阳乡间才女孙荃书来信往，诗词唱和。

1920年6月，郁达夫与孙荃结婚，孩子一个个出生，两个人夫唱妇随感情深厚。郁达夫工作繁忙，孙荃每每做好饭菜，总要等郁达夫回来一同吃。有一天郁达夫到半夜才回家，进门一看，孩子们都睡了，孙荃一人守着饭菜在等他。郁达夫说："你真傻啊，我不回家，你就不能先吃呀？你这样下去，非把胃搞坏不可。"孙荃热着饭菜说："也奇了，你不回来，我想不起来吃饭，不和你同桌吃饭，我一个人也吃不下饭。"孙荃做得一手好菜，郁达夫常常将创造社的一帮人请到家里来吃饭，也让孙荃露一手，孙荃的才情也让创造社的才子们刮目相看。有一次郭沫若请客，成仿吾等都带着家眷去了。郭沫若那个日本老婆不会做家务，只买了几块火腿和一些鸡蛋，做不成菜。郭沫若把孙荃请去，孙荃又不会说日本话，在厨房里急得不得了，只好眼睁睁看着那个日本女人将火腿蒸熟了，切成五六块，来客一人拿一块，像小孩子吃零嘴一样吃着。事后孙荃对郁达夫说："哪有女人这样请客的，郭沫若真苦。"



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孙荃在结婚七八年后，却迎来了不幸。这一年的夏天，一个叫王映霞的女人出现在郁达夫的身边。王映霞第一次烫着头发穿着旗袍出现在孙荃家中时，孙荃心里凉透了，她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必与王映霞争，也不必和郁达夫吵，她只想静静地离开。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



与王映霞订婚时，孙荃正在北平某产房里痛苦地呻吟着。产后，孙荃憔悴瘦弱，像大病了一场，连性情也变了。郁达夫回到北平见到她，发现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那次郁达夫从北平回上海，临行前看到孙荃瘦得皮包骨，也有些于心不忍。矛盾再三，还是走进了孙荃的房间。孙荃将脸掩藏在灯影里，冷冷地说："你要看孩子就好好看一回吧，我要带着他们回富阳去。"

孙荃果然很快就搬离北平，回到富阳郁家老宅。无论是在福建当官还是到国外谋生，郁达夫对孙荃母子始终关心备至，经常给他们寄东西，奶粉、毛线、围巾、衣料等。当然，更多的还是寄钱，寄学习用品。孙荃照收不误，也不回信，她除了照顾好身边的几个孩子，就是从容淡定地过自己的日子，对郁达夫与王映霞的花花草草一概不管不问。一有时间就去寺庙烧香、吃斋。自从搬离北平后她就开始食素，她把食素当成一个女人决绝的行动——当然，她并非对生活绝望，只是更加淡泊。富阳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记得孙荃，她永远着一身蓝竹布旗袍或青衣，浆洗得干干净净。郁家门前有几棵藿香，孙荃喜欢在初夏明月之夜，搬一张小凳子坐在藿香旁。平常人们不大能看到孙荃，只有当夜晚来临月光如水时，孙荃才会出现。藿香有清凉的薄荷一样的香气，它周围没有蚊子。孙荃就坐在藿香旁给围坐在她身旁的几个孩子说故事、读诗词。孩子们睡去了，她就默诵一阵佛经，再伸手摘下几片藿香叶子插在发髻上。很多年里，孙荃身上总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藿香气息。

孙荃在故乡老宅照料孩子侍奉婆婆，郁达夫在花天酒地之余心生羞愧，可是他又无法离开王映霞，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到头来，终究要回到自家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痛哭一阵。我要求她饶赦……"他试着给孙荃写了几首恳请原谅的诗，可是孙荃只当没有看见，将诗退回。郁达夫无奈，再发信给孙荃，说他某月某日来富阳看望他们，孙荃也只当没有这回事。郁达夫更加悔恨，立马起程回到富阳，他做好了挨孙荃一顿臭骂的准备。可是没想到，孙荃对他的态度出人意料。

1931年春天，郁家老宅前的藿香刚刚萌出叶芽，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战火升级，这时候他想起孙荃的种种好处，突然起了归家之心，回到了富阳老家。他希望借这次回家化解他与孙荃之间的隔阂。他放下行囊，将几个孩子抱的抱搀的搀，一团和气地回到家。

孙荃看着喜不自禁的郁达夫，也十分开心，连忙舀来洗脸水，又进厨房忙碌起来。她知道郁达夫的胃口，他最爱吃的那几道菜当然少不了，比如富春江的白水鱼、东坞山的豆腐皮，几乎是每餐必备。清明还未到，孙荃就等不及了，她派人到宵井，在娘家竹园里挖掘了还没露尖的春笋"土里黄"，用来炒酸菜和肉丝，那也是郁达夫的最爱。当然还有新茶，她亲手炒制的，让郁达夫尝鲜。在潜意识里，她似乎想用这些乡土美味拢住郁达夫的心，让他不要忘记富春江，不要忘了她和孩子们。可是在生活细节上，她又一点也不让步。

楼上孙荃卧室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卧室重地，闲人免进"，是孙荃的手迹。

孙荃对郁达夫说："你不过是和王女士闹了些小别扭，感情找不到出口，就来我这里忏悔，你这是何苦呢？你在这里吃好喝好，过几天还是去找王女士吧。小别胜新婚，男人都这样的，我心里明白着，真人不说假话，做戏就免了。"

郁达夫碰了一鼻子灰，几天后灰溜溜地走了，孙荃心胸也不狭窄，还是牵儿带女一直将他送到了轮船码头。

孙荃一直生活在富阳郁家老宅，1978年病故。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除了几个孩子，就是门前那几棵她最喜爱的藿香……

（**黎　飞**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装与小脚》一书，**李　晨**图）

娘

◉彭学明

这是娘的第4次婚姻。

在乡下，下堂的女人（即改嫁的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随娘改嫁而来的孩子，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我和妹的学习成绩偏偏最好，这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山寨等于放了一颗卫星。

继父也很高兴，时间长了，高兴也就没有了。他的孩子成绩不好。心不好的人常常在他耳边挑拨：你苦死苦活盘什么书？你个人（自己）的孩子读不得书，盘去盘来都给她的孩子盘了，她的孩子翅膀一硬就飞出去了，还认你这个后老子？你到时候两只手伸到灰窝里，什么都没有。

继父讲：明天都不要读书了，跟大人上工去。

娘讲：哪门不读了？

继父讲：不听话，读什么书？我盘不起。

娘讲：吃你好多？穿你好多？盘不起？

继父讲：就是不准读了，我讲了算。

娘讲：就是要读，你讲了不算。

继父讲：我的儿反正不让读了，你的儿也不能读，一碗水端平。

娘讲：你儿不读，是你儿啰阔（做事不认真），读不得书，我儿煞闹（了不起），读得，就是要读。

这下戳到继父的痛处，他一直因为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抬不起头来。身前身后，他听到太多对我们兄妹的赞美，太多对他的儿子的贬损，娘这样讲，他对准娘就是一拳头。

好，我儿是枉耽精（差劲的人），你儿是文曲星，我就是不准读！

娘的嘴角破了，血流如注。娘立时像发怒的老虎，一口咬住继父的手，与继父厮打起来。

放学回家时，我经常看到娘跟继父或寨上人吵架，却从没问过娘为什么跟继父和寨上人吵架。我总责怪娘，却从没想过娘吵架、打架是为了我们兄妹不被人欺负。老牛护犊不惜舍命的娘，是在牺牲她的尊严来争取孩子的尊严，用她身心的痛苦来赢取孩子的幸福。

我想，伙伴们之所以不和我们玩，是因娘不跟大家搞好关系。再就是，我和妹成绩都太好，老师天天表扬，伙伴们嫉妒。跟伙伴们的那道鸿沟，我得想办法填。

于是，打球时我故意给伙伴们输球；赛跑时我故意崴了脚落在伙伴们后面；考试时我把答案偷偷告诉伙伴，自己故意做错，让伙伴们也得几回表扬。

为了讨好继父的儿子和伙伴，我还卑躬屈膝地背他们上学放学。

有一次放学后，我们一群孩子还舍不得转到屋里，在学校里玩。我们猴子一样爬上高高的屋梁，看哪个敢跳下来。结果是哪个也不敢跳，就是我一个人一连跳了好几次。

继父的儿子一个劲地鼓掌叫好：你看你们有什么用？就学明胆子大，是英雄。

其他的人也跟着鼓掌叫好。

我感觉大家接纳了我，越发快乐、来劲，对着继父的儿子感激地笑。哈里哈气（傻乎乎）地，爬上房梁又跳了几次。

继父的儿子似乎还未尽兴，又提出比力气大，摔抱鸭子（就是摔跤）。继父的儿子讲：你狠，你一个人摔我们大家试试？

我平时力气大，加上刚刚从高高的屋梁上跳下来的那种英雄气和骄傲劲，满口应承。于是来一个我放倒一个，来一双我放倒一双。一个一个全被我放倒。继父的儿子见难不倒我，又讲，你那么狠，你躺到地上让我们压，有本事你翻起来，那才叫狠！

3个人压在我身上，我不费吹灰之力翻过身来，把他们一个个撂倒在地；6个人压在我身上时，我费了点力翻过身来；当十几个人使劲压在我身



上时，我虽然能够动弹，却始终未能翻身。

僵持了半个小时后，我还是翻不过身来。站在一旁的妹急得大哭，上前扯住大家，要大家放开，可大家都在征服我的胜利喜悦中，哪里肯放。妹只好赶忙跑到屋里把娘喊来。

看到我被十几个人压在身下，娘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绰起一根棍子，朝十几个孩子一顿乱扫，把孩子们打得七零八落，然后又给我一顿猛打。人家喊你跳楼你跳楼！喊你吃屎你吃屎！你一天到晚还背起人家打窝螺旋（打转转）！你骨头贱，打死你！

娘不是心狠，是要我长记性。事后孔家大婶娘的二女儿告诉我们，继父的儿子要比跳房梁和摔抱鸭子，是事先预谋好的。继父的儿子就是想把我害死。

当娘得知我没有骨气地讨好伙伴时，更生气，又把我绑在柜子上狠狠打了一顿。娘讲：人从小就要有硬骨头。你骨头软，我把你打硬起来！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好孩子坏孩子，孩子的好坏都是大人教出来的。这就是娘经常讲的“跟好人成好人，跟着瞎子扯倒琴”。

我在孤独中变得自闭，也在孤独中变得坚强。我做人的骨头，一天比一天硬起来，直到堂堂正正，宁折不弯。

娘与继父整个家族的战争，发生在我10岁时的深秋。

那天，放学回家的我们忽然发现路边的羊屎泡（一种野果）一夜间红了、熟了，欢呼着扑进了满山绿色。

伙伴们蜂拥上前，摘啊，抢啊，一边往口里塞，一边往书包里装，还一边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你喊这蔸是你的，他嚷那蔸是他的，抢得手忙脚乱，欢快无比。继父的儿子依然容不得我，邀了几个亲戚的孩子，扑向我这蔸，抢我的地盘和羊屎泡。抢不赢时，他们就拽下羊屎泡，往我的头上猛扎。羊屎泡是一种长满刺的灌木，那一排排的刺，锯齿一样，尖利无比。我站在地势较矮的坎下，他们站在地势较高的坎上，拽下的羊屎泡树枝，刚好直击我的脑袋。他们一下一下地猛拽，刺一排一排地扎进我的脑袋，虽然很痛，但我满不在乎。我要多抢一点，好给我妹和娘。我不晓得鲜血早已把我的头、脸和脖子都染遍了。直到大婶路过制止，他们才停止了对我的进攻。那位大婶赶忙扯了一把草药，用嘴嚼烂，敷在我的头上。

当我裹着一阵深秋的寒风像个血人滚进家门时，娘的惊讶和震怒可想而知。娘一边大哭，一边端来水给我清洗一头的血。一盆的血水，仿佛不是羊屎泡刺扎出来的，而是娘心

里流出来的。当娘看到我的头上密密麻麻地扎满了断刺时，娘大哭。那刺，一截截扎进了我的头皮，也扎进了娘的心里。

我担心娘跟人拼命，被打吃亏，就怎么都不肯讲是谁干的，而是说是自己不小心弄的。

小孩的谎不是天衣，娘很快就晓得是继父的儿子干的。娘冲到每一个参与“残害”我的孩子们屋前，叉腰大吼：有娘养无娘教的，你们喊人谋我儿的命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谋我的命！我把命送上来了，你们有本事就谋！

自知理亏的人家，起先不敢接嘴。见娘越骂越起劲，就开了门来，对娘一顿猛踢猛打。人家人多势众，对付一个外来的弱女子，就像对付一只小蚂蚁。

娘身上的血和伤，当然不会换来继父的同情。那些都是他的亲戚，他不会为了娘去找他们算账，何况他的儿子是主谋。这个寨子除了孔姓人家，全是亲戚。因为山高路远，男不好娶，女不好嫁，就一个寨子之间相互结亲，一个寨子都是扯葛藤动一寨的亲戚了。

继父不但不教训儿子，还狠狠地把娘打了一顿。

娘像一只孤苦无助的羊，被狼群撕咬得伤痕累累，倒在地上。

就这样一次次争吵。

就这样一回回挨打。

内外交困的娘终于觉得自己救不了孩子，成不了孩子的靠山，娘选择了逃避和死亡。娘想，她一死，我和妹就成了孤儿，我和妹就是党的孩子，政府的孩子，就没有人敢欺负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娘拿了一根绳索，走到屋后上吊了。幸好我和妹及时发现，行将赴死的娘，被我和妹的眼泪救活。

为了我和妹能够读书，娘和继父离了。

离了3次婚的女人再离，在农村将意味着什么。

娘跟继父离婚后，没马上搬走。我们还跟继父同在一个屋檐下，法院判的，继父再不乐意，也无可奈何。

两家人分开了，两家的日子却连起来了。哪个屋里炒了一点好菜时，都会分一点给对方；哪个屋里什么没有了，另外一屋就会借给对方或者送给对方；哪个屋里大人出远门没有转来，另外一屋的大人就会主动照顾小孩的吃住。继父跟娘也不吵架、打架，相互客气了。继父的儿子也不跟我斗气赌狠，经常在一起玩了。吃完饭，两家人会坐在一起聊天，讲家长里短，讲是非小话，娘和继父还会轮流给我们摆龙门阵、讲故事。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潭深水，我们只能在水边踏浪、嬉戏，而不能在水里泛舟、游泳。我们只要不往深处走，就不会被卷进漩涡，不会被淹死。两家人原来水火不容，可能就是把生活之水蹚得太深、太浑，全是漩涡了。

相安无事且有点其乐融融的生活，使得继父想跟娘复婚。向汉英大婶娘也劝娘跟继父复婚。但娘似乎已经看懂生活了，娘不想打破这种平静，更不想破坏我和妹难得的快乐生活。几次婚姻，让娘彻底明白，男人并不是女人唯一的天，婚姻也不是女人唯一的山，女人的一生不是男人和婚姻就可以庇护和依靠的。当男人和婚姻都靠不住时，女人只能靠自己。女人只有从男人的怀抱和对婚姻的幻想与依赖里走出来，才会变得身直骨硬、扬眉吐气。为了孩子，娘宁愿吃更多苦，也不愿孩子受一点委屈和磨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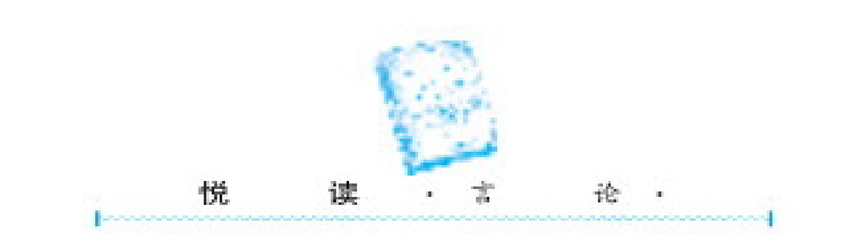
（施　明摘自知识产权出版社《娘》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员工为何辞职

◉马　云

员工的离职原因林林总总，只有两点最真实：1.钱没给到位；2.委屈了。这些归根到底就一条——干得不爽。员工临走还费尽心思找靠谱的理由，就是为给你留面子，不想说穿你的管理有多烂，他对你已失望透顶。仔细想想，真是人性本善。作为管理者，定要乐于反省。

（欣　欣摘自新浪微博）



我国每年的粮食浪费量大约相当于2亿亩耕地的产量，比产粮大省黑龙江省一年的产量还要多。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

看到儿子为我辩护，并说我服食禁药的传闻不是事实，有关我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我当时意识到必须告诉他真相。

——7届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阿姆斯特朗透露，儿子的话让他决定承认错误

行情不好、收益下滑。

——在肆虐印度洋8年之后，2013年1月10日，索马里大海盗穆罕默德·阿布迪·哈桑宣布“退休”。哈桑为何突然“金盆洗手”？索马里政府给出的原因是这样的

大学生逃课30天等于损失一部iPhone。

——网友根据大学4年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购买电子产品费用、服装费、交通费等，计算出大学每一天课的平均价值为150~320元。逃课一天的经济损失等于一周的饭钱，逃课30天等于损失一部iPhone，而虚度青春是最大的浪费

就让人们批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总统普京吧，在我看来这就是民主。

——梅德韦杰夫在与荷



兰总理卡泰宁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数学是最浪漫的，它比世上任何语言都要煽情。“9对3说，我除了你，还是你；4对2说，我除了2，还是2；1对0说，我除了你，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0对1说，我除了你，就只有孤独的自己。”

——浙江大学数学系老师蔡天新

说人生无悔那是赌气话，人生若无悔，该多无趣。

——电影《一代宗师》台词

这个世界最大的麻烦，就在于傻瓜与狂热分子对自我总是如此确定，而智者的内心却总是充满疑惑。

——伯特兰·罗素

如果你从新闻来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你看到的都是坏消息。但最让我震惊的是，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帮助我，而我并不认识他们，对我来说，此次旅程让我重新相信了人性善良。

——英国人格雷汉姆·休斯在1426天内走遍联合国193个成员国

停课9天或是当着大家的面手拉手在操场上坐1小时。

——美国亚利桑那州梅萨市韦斯特伍德高中两名学生在体育课上打架，校长给出这样的处罚选择，学生最后选择了后者

大道理是经过几千年认证的，你以为你是个例外，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万通董事长冯仑说，现在的年轻人太相信聪明，相信取巧和走捷径，不太相信毅力；喜欢把大道理留给别人，把小道理留给自己。如果你能反过来，试试看，你一定会了不起

其实盲人最渴望的不是光明，而是自由。

——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将盲人调律师陈燕的导盲犬“珍妮”拒之门外，对此，她很无奈

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

——史玉柱

（**朱权利、汪杰、林冬冬、苏童、余长生**等摘）



18个人的阅读

◉芳 菲

2012年10月25日下午，正在上海访问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来到上海中学，等待他的是礼堂里1000多名学生。和学生一起读诗，源于诺奖的一个传统。每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颁奖典礼的第二天——12月11日，都会到一所叫林克比的学校去。那是位于斯德哥尔摩移民区的一所有年头的平民学校，那里的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地方，最多的时候这个学校里可以听到93种不同的语言。每年10月诺奖公布后，这所学校的老师会帮助孩子们找获奖作家的生平资料，了解他的作品，然后让孩子们用各自的母语写成一篇小传。在12月11日这一天，学生们会用不同的语言把小传念给这位来访的诺奖得主听。据说，这个场景让不止一位获奖者当场流泪。



朗诵会之前，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送给学生一个礼物——一枚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头像的银元。陈文芬说：对瑞典人民来说，重要的不是给出一个奖，重要的是让世界知道，瑞典有一个知识人群体和阅读传统。

我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的中立立场和两百多年没有战争的历史。再以这样的眼光去看诺奖的百年史，发现它几乎就是一部18个人平静的阅读史。18个人安静的、面对内心又面向世界的阅读，就这样慢慢形成了一种影响世界的力量。

我问马悦然，当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奖开始评选时，瑞典不过是一个工业很不发达的北方小国，而这个奖项的视野却一开始就以人类和进步为坐标系，要评选出“那些为人类进步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对这个小国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马悦然说：“当时瑞典学院大多数院士不愿意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责任。他们认为瑞典作为一个偏僻又比较穷的小国没有资格担此重任。当时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成功说服了院士。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对加强这个小国的自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古斯塔夫三世想将瑞典发展为欧洲人文学术最傲人的国家。陈文芬谈到他设立的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3个学院的不同：其他两个学院的院士是退休制，瑞典学院院士是终身制；两个学院冠以“皇家”名称，瑞典学院建制则凌驾于皇家之上，略去皇家之名；瑞典学院院士席位有18个，重要的诗人、作家与戏剧家、学者同列院士，共同维护瑞典语与瑞典文学的纯净。

不冠以皇家之名，以显示它是完全独立的。要独立就要有良好的经济作为靠山。史家认为，国王



爱情的成本

◉狄　青

几年前，途经阿拉善，在不大的额济纳旗文博馆内，看到了一张翻拍的汉简照片。这是一封出土于居延海附近距今2000多年的情书，同时也是目前发现的几万枚居延汉简中唯一的“情书”。情书写道：“谨奉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只有14个字，“春君”系一女性名字，而琅玕指美玉。简上只有称呼，没有落款，系知名不具，男人在送给妻子或恋人礼物的同时，还叮嘱她不要忘了在大漠戍边的自己。

这封没有寄出的情书，不知何故在戈壁下沉睡了2000多年。我想，如果它被寄出了呢？他心爱的女人又在哪里？也许在小桥流水的江南，也许在沃野千里的中原，也许在燕赵齐鲁的海边。这封情书，顺利的话，要在路上颠簸一年甚至两年，这迢迢的邮路就是成本。14个字牵着的是两颗心：女人倚门望穿天边，男人塞上孤枕难眠。爱情的成本，有相思，有惦念，还有考验。而唯一能够考验爱情的，从古至今都不是金钱，而是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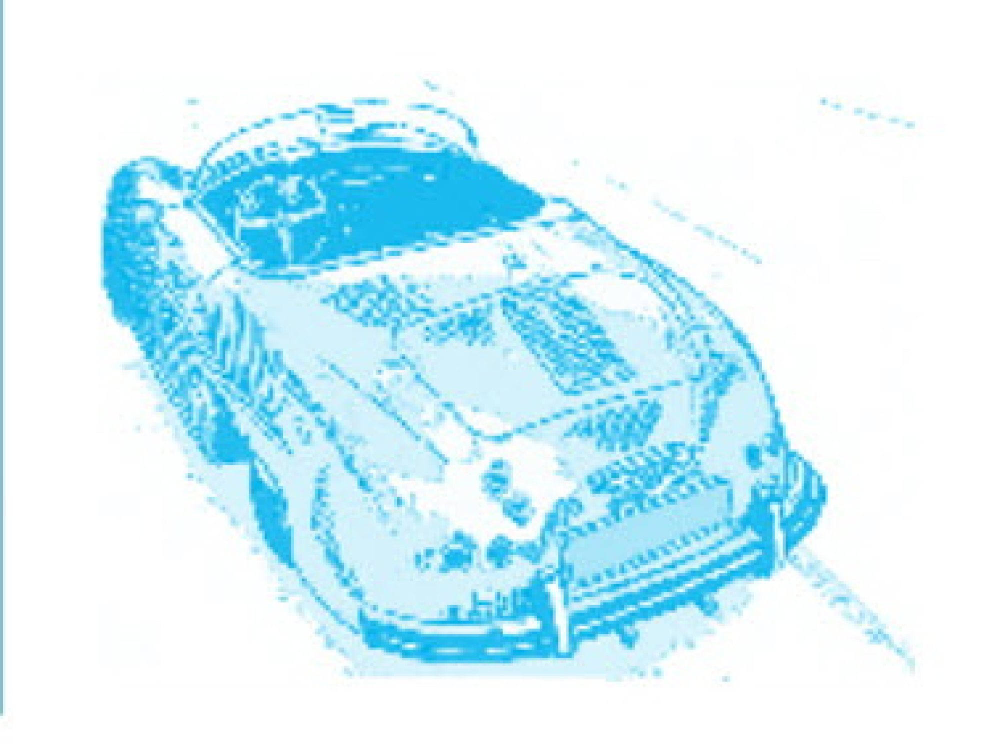
（一　凡摘自《今晚报》2013年1月24日，Getty Images供图）

跟着车跑

◉冯　磊

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曾说，成名之前，他非常渴望买一辆好车。成名以后，就买了一辆保时捷。但是，他发现开保时捷的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至于原因，他说，开车的时候，“看不到自己开车的样子”。于是，他专门请朋友开自己的车，自己打了一辆出租车，在后面紧跟着。在出租车上，北野武对司机说：“看，那是我的车！”

（元　利摘自《现代青年》2013年1月下）



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愿意瑞典学院将来向议会伸手拿钱。国王送给瑞典学院两大财库，一是把《邮局内政公报》赠给学院——这是西方最古老、至今仍在印发的报纸。1791年瑞典立法通过，凡政府通过的法案必得在该报刊登广告，否则法案无效，广告费用稍高，等于是一种文化专营权。近年因纸张昂贵，只印12份供公立图书馆收藏，订户得从网上阅览。学院经营此报岁收约有1200万克朗。二是北方一条叫Torne的大河里马哈鱼很多，捕鱼获利很高，其专卖权属于学院。

瑞典学院可以算是一个文学或者文化性质的俱乐部，开会讨论重要问题时，院士们的意见当然不会是一致的。有时比较平静的讨论会变成热烈的争论。可是会后吃完饭时，气氛肯定是和睦的。

在长夜漫漫、日照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的寒冷北欧，人们即将迎来12月份最重要的节日。有音乐会、演讲、宴会，好吃的和好玩的，有隆重的宫廷仪式。“这些仪式两百多年没有变……讲究的服装、明亮的灯光、好听的音乐，诺奖对瑞典人来说，是一个大PARTY。”陈文芬说：“10点才天亮，下午2点就日落了。大家必须做点事情，来熬过长冬，也许这正是阅读的时机。”

（艾　叶摘自《文汇报》2012年12月7日，王　青图）



这就够了

◉曼 屏

50年前的咖啡馆还在原地等你

第一次去巴黎，我带着爷爷的重托，替他寻访当年留法时最爱的梵卡咖啡馆。

巴黎咖啡的香醇会等待半世纪之久？我不太相信。用Google一搜，吓我一跳，梵卡咖啡馆居然还在，连地址都没变。我急匆匆赶到那里，一进门就兴奋地找老太太。这一环顾，又吓了我一跳，吧台里还真坐着一位银发老太太，正专心致志地磨咖啡。

我跑到她面前，激动地掏出爷爷当年在这里拍的照片，她也很激动，指着照片里的女店员说这个是她，她叫索菲亚。

此时，我的激动已不再是为爷爷找到旧相识了，而是为巴黎感动。

历经半个世纪的咖啡馆，连女招待都没变，门口那花，都还是当年的天竺葵，仿佛位置都没挪动一下。

我问索菲亚，为何不把梵卡做大做强，至少也要在门口挂个百年老店这样的金字招牌。索菲亚笑笑：“如果那样，我的咖啡还能让你爷爷在中国念念不忘吗？”

我想现在的梵卡、索菲亚，和巴黎一样，已经过了欲求旺盛的阶段，都在很安分地做自己，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

50年前，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喝咖啡，50年后，他的孙女漂洋过海还是在那里喝咖啡。店员还是那个人，不过生了一头白发，却还是很快乐地坐在那里调制咖啡，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感。

马修奶酪不开分店

马修奶酪是唯一让我掏钱购买时可以不用想人民币与欧元汇率的食品，口感一流。这家小店竟然被好莱坞电影导演发现，作为拍摄地，我曾怀疑我再也不能在奶酪店柜台前看到马修灿烂的笑容，他将在财富人物电视专访里津津有味地谈他的扩张计划。

可是马修依旧像从前一样，跟所有走进他店里的大学生打招呼：“Hi，马修的奶酪是马修亲手做的哟。”

虽然现在买马修奶酪的人排了很长的队，马修却说：“我只是一个热爱做奶酪的人，埋头干活，远离麻烦。”他甚至拒绝了家乐福、欧尚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的配货订单。

“我们在这儿非常快乐，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够了。”他说。

“我并不富有。”马修说，“但钱对我就像甜布丁，吃多了会毁掉我的牙齿。”

马修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我也终于长舒一口气，这个“够了”是一个很难



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

◉李碧华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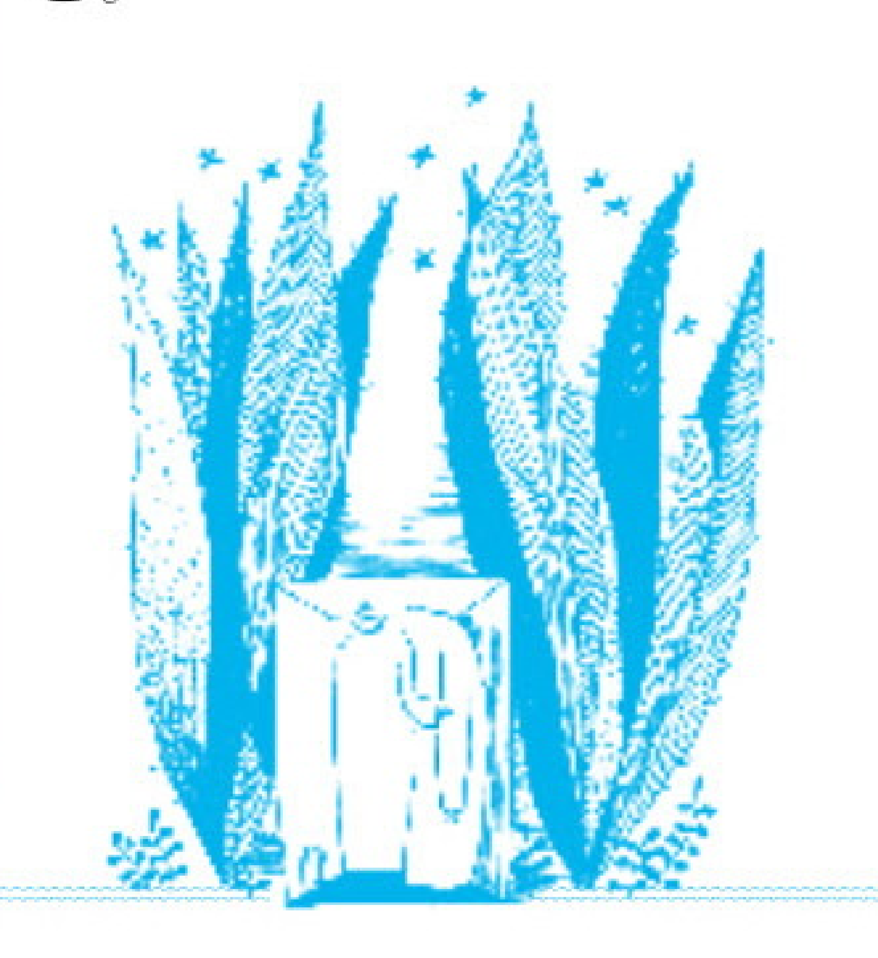
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每一个人，有其依附之物。胎儿依附脐带，孩子依附娘亲，女人依附男人。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床上，离开了床即又死去。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台上，一下台即又死去。

一般的，面目模糊的个体，虽则生命相骗太多，含恨的不如意，糊涂一点，也就过去了。生命也是一本戏吧。

折子戏又比演整整的一本戏要好多了。总是不耐烦等它唱完，中间有太多的烦恼转折。茫茫的威力。要唱完它，不外因为既已开幕，无法逃躲。如果人人都是折子戏，只把最精华的仔细唱一遍，该多美满呀。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诸位听得不少。那些情情义义、恩恩爱爱、卿卿我我，都瑰丽莫名，根本不是人间颜色。



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

又一场了。

戏人与观众的分合便是如此。高兴地凑在一块，惆怅地分手。演戏的，赢得掌声、彩声，也赢得他华美的生活。看戏的，花一点钱，买来别人绚缦凄切的故事，赔上自己的感动，打发了一晚。大家都一样，天天合，天天分，到了曲终人散，只偶尔地，相互记起。其他辰光，因为事忙，谁也不把谁放在心上。

歪歪乱乱的木椅，星星点点的瓜子壳，中间还杂有一两条惨遭践踏、万劫不复的毛巾，不知擦过谁的脸，如今来擦地板的脸。

（星　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霸王别姬》一书，童　玲图）

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个吃到我做的奶酪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够了。这种快乐是我一直想学的。

玛莲娜刺绣手工坊

我有个同学玛莲娜，她家一直经营刺绣工坊，这是巴黎仅存的两家刺绣手工坊之一，另一家刚被Chanel收购。

每年，法国高级成衣设计师把要推出的高级定制系列设计草图和构图交给他们，再由他们一针一线地将水晶、宝石、莱茵石、玻璃珠等缝上去。

法国的LV、Chanel、Dior等公司一直派人来玛莲娜家谈收购意向，但玛莲娜的父亲认为："如果那样，我们就会变成庞大的奢侈品集团和时尚王国的一条流水线，夜以继日地忙碌。这样，我将没有时间为我的女儿亲手做她的毕业礼服和嫁衣，我还想为我的孙女缝制她的结婚礼服。"

玛莲娜的妈妈说："这个世上还缺少什么呢？不过是一点时间和忍耐。我们不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们想做的，这就够了。"

在巴黎生活久了，我发现，这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定位，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做自己。

我的导师罗曼特常常告诫我们，快乐远不需要满足那么多渴求后才能得到。

一个明智的人心里应该有一个声音时时提醒自己：更多不等于幸福，这些已经"够了"。

（杨　子摘自《好日子》2013年1月号，图选自中信出版社《一点巴黎》一书，〔法〕让－雅克·桑贝图）



你从哪里来

◉米　周

我印象最深的穷游是大概3年前，和光头、灿灿、李哥的巴塞罗那之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廉价航空、青年旅馆和Lonely Planet。第一次，我下了飞机之后没有接站的，没有导游。为了旅行顺利，我们4个人点灯熬油花了两个晚上，打印了300页的材料——行程安排、交通衔接、景点介绍、美食推荐。自己研究坐地铁、坐公交，到了地方之后，自己拿地图找景点，找到景点之后，对照着做好的功课自己给自己当导游。那次我们在巴塞罗那待了7天，回来后一致感慨：原来出门还可以这样玩。

两年前的夏天，我和JP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买张欧洲火车通票，用22天时间从巴黎坐火车到北极圈然后再坐回来。JP从小在法国长大，对这种玩法已经习以为常，而我却是第一次出门超过一个礼拜。到达瑞典哥德堡是当天下午6点，晚上12点要出发，继续赶路。根据《旅行手册》，我们找到一家当地的素食馆。我这个人那时候还不是很擅长和人交流，除了同行之外，很少和陌生人说话。我们吃得差不多了，JP突然站起身来，跟我说："我去和那边吧台上的人聊聊天。"便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了。过了一会，JP回来问我："他们都好有趣啊，你要不要来？"那是我第一次在旅行中和陌生人聊天。那天晚上，我们遇见了一个大学老师，一个爵士钢琴手，一个爵士小号手，一个印度教信徒，一个从小就在附近街区长大的学生，一个从来没有卖出过一首诗歌、一直哭哭啼啼的诗人。基督教徒总是将"上帝的恩赐"挂在嘴边，如果我也可以借用一下的话，那么那天晚上在哥德堡的那间餐厅所经历的事情，一定是上帝给我的恩赐。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原来旅行的另一层意思是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闯进别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讲出来都是一个故事，而这些故事让我重新看待自己，也重新看待世界。于是我拿起笔，希望记录一些旅途中的故事。那次旅行，我写干了三四支笔，写满了一整本笔记。



有一些故事，单纯记录了旅行中的美好。我发现，当自己待在家里的时候，我对于日子的心理预期是舒适。我知道门在哪，窗在哪，厕所在哪，厨房在哪；知道饿了去哪里找吃的，渴了去哪里找喝的；知道无聊的时候找谁说话，知道每天什么时间大概应该干什么。当一切按部就班起来，我慢慢发现，许多值得我感恩的事情，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再觉得父母的一碗热饭、朋友的一声问候有什么值得珍视的。反而，一点点小的挫折便会让我苦恼不已，心情很差，脾气也很差。对于光明面我已经麻木，但对于阴暗面却特别敏感。反过来，当我在旅途中，我对日子的预期是险恶。我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吃，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什么情况。作为一个



核桃和猫

◉〔德〕莱　辛
◎杨武能　编译

女主人端出一盘水果招待客人。

客人对女主人说："好客的主人，这种水果我确实吃不惯。坦白地说，要我讲什么果实好的话，我最喜欢吃的是核桃。核桃的味道真是好极了，就算最好吃的苹果，也不如它好吃。"

女主人的宠物小猫，当时正坐在女主人的怀里。它支着耳朵，将客人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什么？核桃味道竟如此美妙？让我马上亲口尝尝。"它立即从女主人怀里跳下来，跑进花园。

花园里长着许多核桃树，小猫飞快地爬到一棵树上，找到一枚青皮核桃，张嘴就咬。但是，刚咬了一口，它就又呕又吐。原来这青皮核桃又苦又涩。

它一边用爪子使劲抹着嘴巴，一边说："那人称赞你，就让他来吃吧。呸，这家伙不知长着条什么舌头，竟然喜欢吃如此酸涩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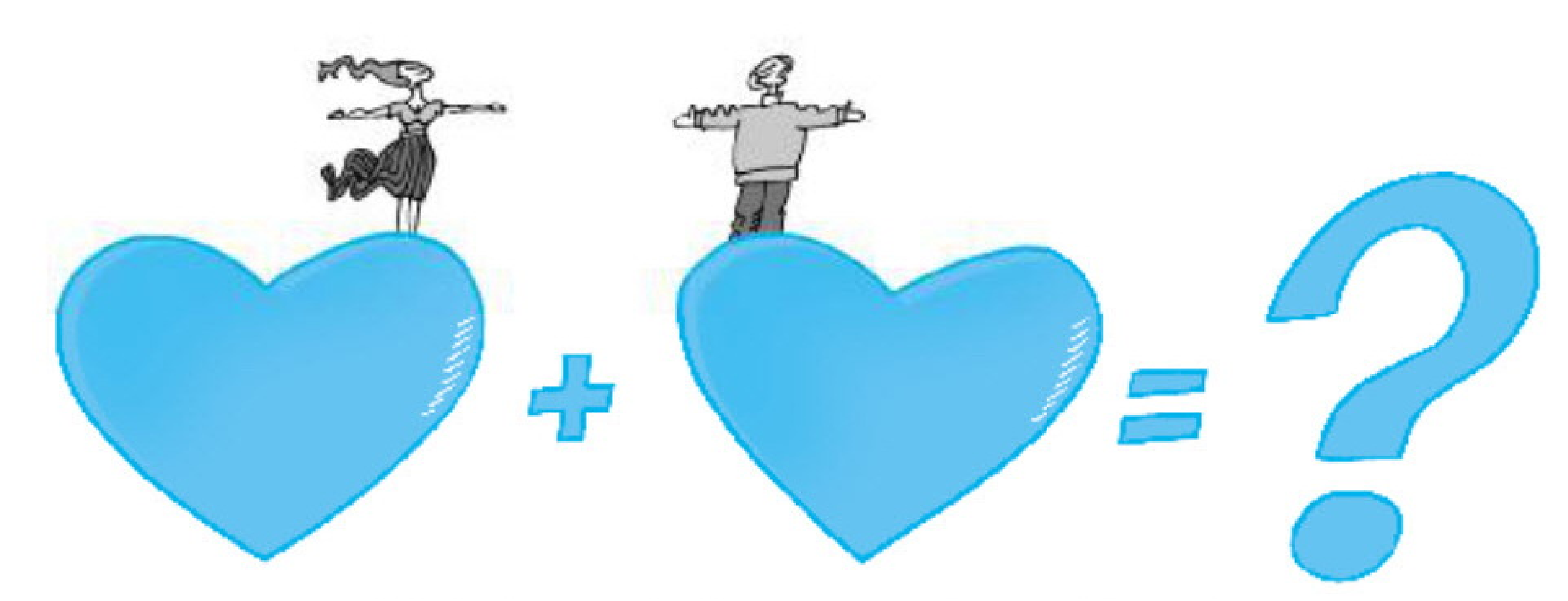
这愚蠢的畜生哪里知道，人家称赞的是核桃的核，而不是皮。

（**睿　雪**摘自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莱辛寓言》一书，图选自吉林文史出版社《像猫一样生活》一书，〔美〕**苏兹·贝克**图）

旅客走在大街小巷的时候，我会看到乞丐、打架的人、小偷和妓女。我发现，在旅途中我对于困难的承受力大大增强了，而当我对不顺利习以为常的时候，那些身边的美好便凸显出来。陌生人的一个帮助、一个微笑、一句感慨，我都视为珍宝。在路上的我，习惯了阴暗面，对于光明面特别敏感。因此我记下那些旅行中的小故事，用来提醒自己，生活一直都是美好的，无论是待在家里，还是出去远行，永远都要怀有一颗感激之心。

还有一些故事，它们打动我是因为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出国那会儿，我刚刚读完高中，每天虽说也有学习任务，但相对来讲轻松不少。打开电脑，看到的是像洪水一样的信息和信息源。对于社情、国家国际上每天发生的事，我总是急匆匆地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刚读完高三的孩子其实很无知，但我的问题在于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无知。每天打开电脑，便是想着给自己划阵营、贴标签，一心想要说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在我印象里，那时候好像每个人都这样，披着大衣，内裤外穿，好像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但当我离开网络，关上电脑，瞬间又变回了普通人，就好像蜘蛛侠摘掉了头套，月野兔穿上了衣服一样，过着每天吃饭、睡觉、上课那种碌碌的生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总觉得仿佛自己与这个时代脱节了，脱节在两个互不关联的平行宇宙中。对着欧陆的夕阳，总有些无奈之感。在旅途中，我和很多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过这个问题。我讲我自己，他们讲他们自己。很多人，尤其是老人的故事，很精彩。但细细想来，精彩的原因也许只是他们本身实实在在。在他们的故事中，总有一个闪光点，让人觉得他们将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他们的时代结合得很紧密。与他们道别之后，回想起来，总会觉得他们给我一种内心的平和。这种感觉很微妙，也很难讲。当我有一天打算将他们诉诸笔端的时候，我发现每每讲完他们的故事，我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那么非黑即白，不再那么非对即错。

（**山　子**摘自豆瓣电子书《旅行故事》，**邝　飚**图）



爱情哥德巴赫猜想

◉drunkdoggy

有位姑娘问祖母："爱是什么？"祖母说："爱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极简的回答，清澈见底，足以让一切哲学思辨、爱情经济学、婚恋技巧大学堂学者汗颜。

爱与不爱之间，存在着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而"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实在需要千载难逢又旷日持久的"好运气"。

在进行猜想前，首先要张贴的是一则广为传诵的史上最佳情书的开头——法国哲学家安德烈·高兹的《致D》：

"很快你就82岁了，身高缩短了6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在我的胸口，我重新感到一种空虚，唯有当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才能弥补这种空虚。"

写下这封情书后，高兹追随罹患绝症的妻子，自绝而去。

这封绵延一生的情书中有好多数字，但与算计全无干系。这些数字，印证的是爱情的笃定、淡泊和动人心魄。

羡慕吗？白首偕老的爱情里，没有算计。年轻的爱情里，最不该有的是算计。出了错的"爱情"和"婚姻"里，才满满是算计。

"高端猎婚""定向猎取，精确匹配""21天相识，10个月结婚"……

打开国内几大婚恋网，你会发现专业红娘已经取代了古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新一轮的婚姻包办者。他们的广告语渲染着猎手的精准、闪电的速度、现实的婚姻和爱情的一笔勾销。

相比于国内婚恋网的商人气息，在法国，最具人气的婚恋网蜜糖网显然更加聪明，更适用于一个心跳平稳、血压正常的以爱著称的社会。他们的广告语是这样的：

"无须风险，你将拥有爱情。"

"无须坠入爱河，亦可相爱。"

"无须心痛，完美相爱。"

通过相貌、爱好、年龄、星座、性格、收入水平的精确匹配后，理论上讲，爱情和婚姻的风险降到最低。这种被浮夸渲染的"零风险爱情"，就像美军在几次战争中宣传的"零死亡"那样奇幻。

可真正的爱情原本是一场冒险，不是吗？

既然来到"零风险爱情"兜售市场，就看看这些精算大师的演算本吧。

如果将婚姻看成一个市场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在用手中的筹码换得自己所需。筹码可以是美貌、财富、智慧，需求可以是地位、身份、情感，通过婚姻市场，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婚姻市场和婚姻经济学都会遵循一些基本规律，比如在权衡取舍时，充分考虑机会成本。

在爱情的取舍上，你嫁给



一个人的机会成本，就是你现有的生活以及嫁给另外一个人的种种可能。

于是，“最优秀的女人”和“最次等的男人”就这样被“剩下”了。

机会成本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必须放弃的其他利益，人称“有得必有失”。

除了彻底的单身主义者、现代唐·璜、性向非主流者，相信每一个单身族和恋爱中人都想过结婚的事儿。对一个以趋利避害为本性的社会群体来说，结婚是因“有利”才成立，才如此让人迫不及待，无法绕行。

有位畅销书作者说：“结婚是最贪婪的交易。结婚的时候，人们选择综合分数高于自己的人；结婚之后，两个人还会继续盘算。

“如果感觉和自己期待的不一样，甚至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一般人就会想：我吃了这么多亏，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比如，对方没有经济能力，性格不好或者花心等等。因为结婚之初两个人就是通过综合计算而不是只看某个方面作出的选择。

“经过了细心的筛选，其中包括家世、背景、工作、收入、房产、车子、存款，男人可不可以在房产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女人是不是正式工作，能不能接受跟公婆同住，跟那个人本身甚至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年龄可以放宽，长相看得过去就行，性情嘛，是个正常人就能接受。最后不忘敲定的是，礼金给多少，嫁妆有多丰。至于感情，只要不烦对方，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这看似穿越到了古代的婚恋行情，的确是眼下大多数中国青年男女精算师在做的事情。

爱情怎能算计？除去不婚主义者，爱情精算师们一旦动了算盘珠，也会多路径进入“不婚”状态。“拖婚情侣”和“不婚情侣”，在这个“剩女”和光棍横行的世界，简直是让生于上世纪上半叶的父母最不解的生物。

终于，我们又回到最初了。

爱是什么？

作家塞林格在《破碎故事之心》中告诉我们：“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6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还记得那位祖母的回答吗？

“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

在这个爱情岌岌可危的年代，她是最坚强的爱情捍卫者。

性是冲动，婚姻是保障，但爱能超越性与婚姻，超越时间和皱纹，持续下去。

它是错误的冒险、唐突的宣言和孟浪的托付，但可以一再透支。爱是宣言，是可以重复地一再做出的宣言，是把相遇的偶然变成必然，变成不可更改的命运。

爱始于相遇，生于经营，死于算计。

让零风险爱情玩蛋去吧！让爱情算计玩蛋去吧！“敌算计者”如是说。

（**民　民**摘自《城市画报》2013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喻　梁**图）

渐　弱

◉刘索拉

我认识一个乐队队员说，乐队演奏渐弱的时候，要求高度的控制力，演奏员的气息和手都不能发颤，否则，就失去了平滑的声音。这是最让他紧张的时刻。

生命的各个阶段，总有一些人和一些事要渐弱和消失，朋友、爱情、生命。渐弱的爱情或生命好像一片被风吹的树叶，最好是让它高高飘走、消失，可别飘到半路，被迎面来的车又给卷回来，飞不走，还被压在车下。因此，当我们预感到爱情或生命将要消失时，最好别祈求逆风，让该消失的事情和人渐渐地飘去，保持人生美丽地流动，别让时间抽搐得像紧张的渐弱音符。

（**星　星**摘自作家出版社《口红集》一书）





小谎言为何令人欲罢不能

◉林　衍

8岁的吉米拿着老师写的字条回了家，字条上写着："吉米从同桌那儿偷了支铅笔。"恼怒的爸爸因此训斥了吉米很长时间，并决定将儿子禁闭两周。"吉米，如果你需要铅笔的话，为什么不说呢？你也知道我能从办公室带回好几打呢！"他愤愤地说。

这则令人哑然失笑的小故事被丹·艾瑞里写进了新书《不诚实的诚实真相》里，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这回要解释的问题多少有些令人不快——为什么我们认为偷了同学铅笔的孩子理应受到处罚，但又会毫不犹豫地想要从工作单位带回许多支铅笔？为什么我们都有为一己私利而欺骗他人的本能，但同时还会给自己贴上"诚实好人"的标签？

大学生丹·韦斯的遭遇或许能给出一个答案。这个年轻人曾在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礼品店工作，与他并肩作战的是300名志愿者，他们大多数都是热爱戏剧和音乐的退休人员。礼品店内没有收款机，只有钱箱，这些志愿者的任务就是将现钞放入钱箱，并从钱箱中找零。

看起来一切顺风顺水，礼品店一年的销售额可达40万美元，但一个大问题是，其中竟然有15万美元不翼而飞。

丹·韦斯承担起了抓小偷的任务，并与一位侦探共同制订了诱捕计划。终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将偷钱的嫌疑人扑倒在地，不过，那晚他只偷了60美元。并且，在这个"内鬼"被解雇后，现金仍然不断流失。

直到丹·韦斯建立了一套包括价格清单和销售记录在内的库存系统，并要求每一个志愿者记录下他们售出的物品以及所收的金额，偷盗现象才最终消失。原来，失窃问题并非某个无情的罪犯所为，而是众多年至退休、满怀好意、热爱艺术的志愿者对零钱不问自取的结果。

在艾瑞里看来，心安理得的志愿者们与文章开头义正词严的父亲掉进了同一条河流——在通过不诚实的行为获利后，却仍将自己视为诚实正直的人，而正是这种心态造就了我们大多数时候的不诚实。

对此，他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人们的行为受两种相反的动因影响。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是诚实可敬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从欺骗中获益，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只要欺骗的程度较小，人就会不自觉地让两者共生。

为此，他提出一连串的设问：你认为用公费支付你的一部分修车费合适吗？支付多少才算合适呢？你认为用公费支付你和朋友的某顿晚餐合适吗？你可能觉得不合适，但如果这顿晚餐是你在出差途中吃的，或者你希望其中一个就餐同伴能在近期成为你的客户，情况又如何呢？

艾瑞里认为，所有人都在不断努力地定义一条边界线，一条可以通过欺骗获利而不危及自身形象的边界线，只要没有超过这条线，人们就不至于有"罪恶感"。正如奥斯卡·王尔德



官场那些事

◉王跃文

本　行

曾经有位同事，我同他只是点头之交，不太熟悉。有一回，这位同事受他朋友之托，约我吃饭。席间，他大谈科学，总是遗憾自己脱离了本行。餐厅服务员走路时滑了一下，差点儿摔倒。他便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地板太滑了，摩擦系数太小。处处都有学问啊！我说：你真是长了个科学脑袋。他说：我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浮想联翩，感觉宇宙太博大了，有多少奥秘等待人们去揭示啊！我说：你真该去搞科研。他摇头叹道：太忙了，太忙了。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等哪天有空了，我会去研究研究。我暗自好笑：很多科学家毕生致力于生命科学都无所建树，这个人今后只要抽空搞搞研究就能大有斩获！我当时就想，这种傻瓜必定仕途顺畅。果然，此人后来官运亨通。

看　法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令我困惑的一个词儿。看法多用作贬义。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是徒劳。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林　迅摘自重庆出版社《我们把月亮忘记了》一书，刘春杰图）

写的那样，“道德好比艺术，关键在于在某处划清界限”。

为了测试这个假设，他曾偷偷溜进麻省理工学院，在学生宿舍的公共冰箱里放了6罐可口可乐，并在剩余位置的纸盘上放了6张1美元的钞票。结果不出所料，不超过72个小时，所有的可乐都被拿光了。事实上，学生们本可以拿走1美元到附近的自动贩卖机买1罐可乐，但没有人这样做。

艾瑞里的解读是，当人们感觉自己离直接诈骗金钱还有一步或几步之遥时，欺骗程度会增加。而由此引发的现实问题则是，相较于赤裸裸的大骗局，这个社会充斥着不易察觉的小谎言。曾经有一位咨询顾问给艾瑞里写信诉苦，他抱怨公司通过分析师的业绩进行末位淘汰，而这将间接迫使他们增加服务项目，欺骗顾客，同样，参与咨询工作的律师们也不介意故意将案子拖得更久一些并从中获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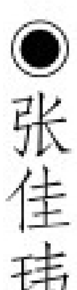
“欺骗行为仅仅是少数坏人的行径，还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艾瑞里的反问令人灰心，却又似乎不容置辩。

事实上，我曾一度试图反驳这位学者的观点，但在读到以下段落时，则彻底看清了内心的小恶魔。学生要求缓考或延期交论文的时候，会编造各种理由，包括奶奶离世。有细心的研究员通过收集数据发现，奶奶在期中考试前去世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奶奶在期末考试前去世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9倍。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找做医生的姨夫开病假条的那些日子。

（文　冰摘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20日，刘　宏图）





◉张佳玮

古龙写过，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那意思，一进菜市，此人定然死念全消，重新萌发对生活的热爱——这话夸张些，但意思是对的。

菜市场是个神妙绝伦的地界儿。夫集市者，市井之地也。玉皇大帝、五殿阎罗，一进集市这种只认秤码的地方，再百般神通也得认输。菜市场又是集市里最神奇的地方。买菜下厨的都是阿妈，思绪如飞、口舌如剑、双目如炬，菜市场里钩心斗角，每一单生意或宽或紧都暗藏着温暖与杀机。市井混杂，再没比菜市场更磨炼人的了。

我外婆以前说，菜市场里小贩都属鳝鱼，滑不留手，剥不下皮。但细想来，其中自有玄妙。

我爸曾被我妈派去买水果，一路溜达到杨梅摊。一篮杨梅水灵灵带叶子，望去个个紫红浑圆。我爸蹲下，带我一起试吃。两三个吃下来觉得甚好，也不还价，就提了一篮。父子俩边走边吃，未到家门口，发现不对。上层酸甜适口的杨梅吃完后，露出下层干瘪惨淡、白生生的一堆，不由得仰天长叹。后来我们二人合计，一个杨梅篮要摆得如此端庄、巧夺天工、不露痕迹，也属不易。所以先尝后买，看你吃得欢欣还笑容不改的殷勤小贩，早都预备下了陷阱。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江南菜市场，无分室内室外，布局似乎有默契。国营粮油商店在进门处，店员们一脸铁饭碗表情，闲散自在，时常串门；冷冻食品、豆制品这类带包装的，依在两旁；蔬菜水果市场交叠在入门处，殷勤叫卖；卖猪肉的分踞一案，虎背熊腰的大叔或膀阔腰圆的大婶们刀客般兀立，一派睥睨之态，俨然看不起蔬菜贩子们；卖家禽的常在角落，看摊的很淡定地坐在原地，等生意，对空气里弥漫的家禽臭味毫无所觉；卖水产的是菜市场最高贵的存在。戴手套、披围裙，手指一点，就嗖的一声从水里提起尾活鱼来。手法精准、华丽，每次都能招我喝一声彩。

然而菜市场并不只卖菜。小吃铺见缝插针，散布在菜市场里外，功能多样。老太太们都起得早，爱去早市溜达，笃信“早上的猪肉新鲜”“早市的蔬菜好吃”，边买早点，边和小吃摊的老板叨叨抱怨那只知吃不知做、千人恨万人骂、黑了心大懒虫的死老公，然后把热气腾腾的八卦、包子和油条带回家。包子和油条新鲜，八卦却经常是旧的。所以餐桌上总是被老头子厉声呵斥：“你净打听小道消息！”



午饭和晚饭前是菜市场最喧腾时节。有的左手给第一位找钱，右手给第二位拣菜，嘴里招呼第三位，粗声大气，好像吵架，一急就拍脑门：“又他妈算错钱了！”有的则潇洒得多，眼皮低垂，可是听一算二接待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持秤砣颤悠悠一瞄，嘴里已经在和熟人聊天，还不忘要个俏皮。都说江南人小家子气，算盘打得响，至少在小贩们身上是如此。账都在老先生脑子里，一笔不乱。最多略一凝思，吐起数字来流利得大珠小珠落玉盘。

然而过了繁忙期，菜市场颇有点渔歌互答的闲雅风情。近午时分，有些大汉打着哈欠补觉去了，精神好的几位聊天、打牌、下棋，把摊子搁在原地。也有打牌打入神了的，有一位卖馓子大叔，牌瘾极大，每天手提着一副麻将牌来卖馓子。下午开桌叫牌，打得热火朝天。这时候去买他的馓子，你大声问：“馓子什么价？”他手一扬：“随便！别吵！”

入夜之后的菜市场人去摊空，就摇身一变，成了夜市小吃街。基本是豆花、馄饨这些即下即熟的汤食，加一些萝卜丝饼、油馓子之类的小食。家远的小贩经常就地解决饮食，卖馓子的和卖豆花的大叔经常能并肩一坐，你递包馓子我拿碗豆花，边吃边聊天。入夜后一切都变得温情，连卖油煎饼的大伯都会免费给你摊个鸡蛋，昏黄灯光照在油光光的皱纹上。

菜市场这地方出没久了，便知其中藏龙卧虎。我印象里最厉害的，是一位卖马蹄的老人——在我们这里，荸荠俗称马蹄，清脆而甜，胜于梨子。但荸荠的皮难对付，所以菜市场常有卖去皮荸荠的。荸荠去皮不难，只是琐碎，费时，用力大了就把荸荠削平了，自己亏本儿。我旧居的菜市场末尾有位老人家，常穿蓝布衣服，戴一顶蓝棉帽，戴副袖套，坐一张小竹凳。左手拿荸荠，右手持一柄短而薄的刀。每个荸荠，几乎只要一刀——左手和右手各转一个美妙的弧线，眼睛一眨，荸荠皮落，一个雪白的荸荠瞬间就跳脱出来。

离家上大学后，自己租房子，自己下厨，自己去菜场，才觉得两眼一抹黑。以前我妈去菜场总是胸有成竹，好像当晚的宴席已经被她配平成化学方程式，只要斟酌分量买好就是。而我初次单个进菜场，被叫卖声惹得东张西望，如进迷宫。见了菜肉贩们，也说不清自己要什么，期期艾艾，惹得对面大爷大婶们冷脸以对，就差没喝令我“脑子理理清再来”。临了，跌跌撞撞把疑似要买的买齐后，回家下厨，才发现短了这缺了那。回思爸妈和外婆当年精准犀利的食材、调料分配，顿有高山仰止之感。后来和老妈在电话谈这事，老妈问罢价，在电话那头顿足声我都听得清了：“买贵了！买贵了！”

过年前回家，陪爸去买年菜，顺便吃芝麻烧饼，喝羊肉汤。

闻到鱼腥味、菜叶味、生鲜肉味、烧饼味、萝卜丝饼味、臭豆腐味、廉价香水味，听到吆喝声、剁肉声、卖鱼的水槽哗啦声、运货小车司机大吼“让一让，让一让”声、小孩子哭闹声，望着满菜市场涌动的人流和其上所浮的白气——呼吸呵出来的，蒸包子氤出来的——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妥帖安稳的地方。好像小时候菜市场收摊后的馄饨铺，热汤和暖黄灯光散发着温暖。那时，好像人化成了泥，融进了一个庞大、杂乱但温暖的泥淖中。所谓落叶归根，其实就是告诉你：越是有泥巴的地方，越是安稳妥帖。

（**安　廷**摘自译林出版社《无非求碗热汤喝》一书，本刊有删节，**张　骏**图）

装修房子的时候，对各个细节都百般挑剔：吊灯的高度、沙发的角度、踢脚线的契合度……其实搬进去过日子后，很快就不会在意这些。挑选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婚前严密考察他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其实结婚后，人与人差不了太多，他总有你可能无法容忍的毛病。其实，生活无非就是，习惯了。

——琢磨先生



沉疴遍地

◉〔美〕托尼·朱特
◎杜先菊 译

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亚当·斯密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工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工资不足的，没有保险的。

2005年，美国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1.2%。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一个普通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沃尔玛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家族那一年的收入，据估计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机会来说，英国现在也比几十年前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拿回家的薪水之间的差距，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至2007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这造成的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很难指望英国和美国的儿童的生活环境能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所不需要的赘余。焦虑和压力，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健康和长寿与一个人收入密切挂钩。富人区的居民能活得更久、更健康。住在美国经济不发达州的年轻妇女，和居住在经济发达州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贫民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富人区的孩子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学校里，穷人的孩子的表现相对较差，成绩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也不那么充分，收入不那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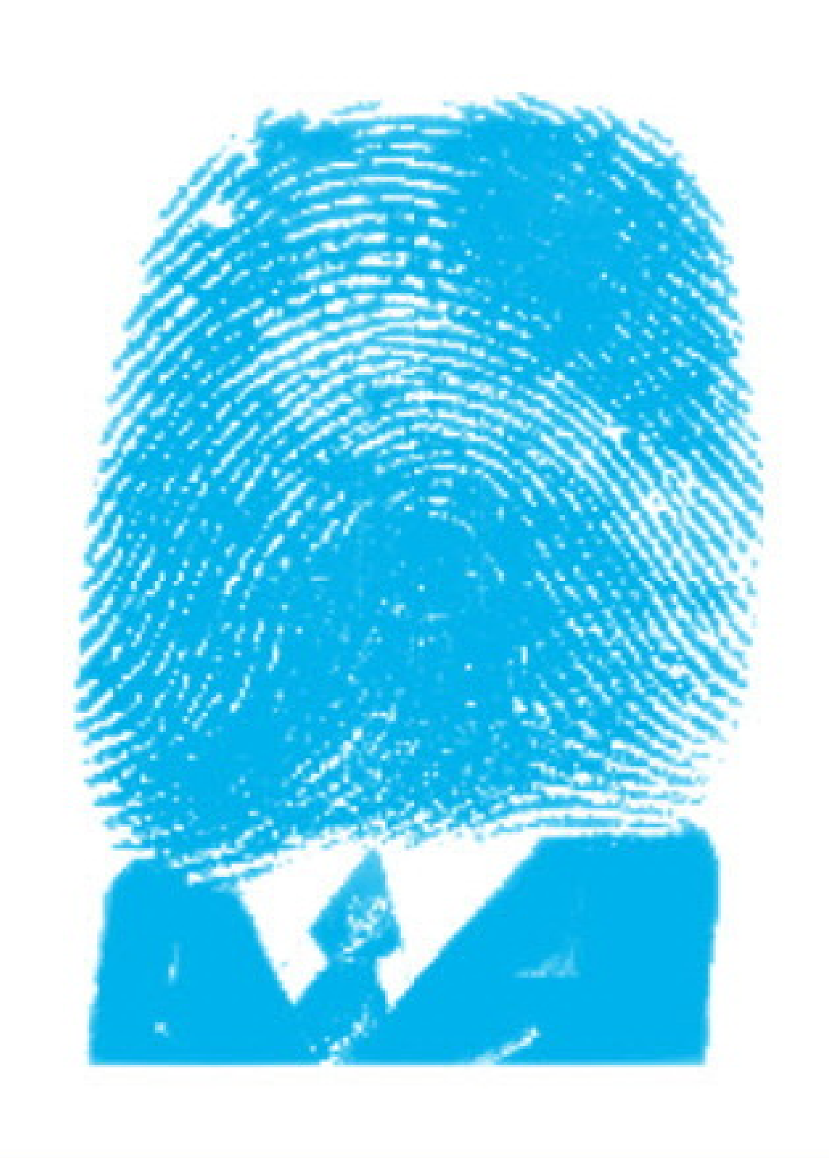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





人的指导者

◉〔英〕温斯顿·丘吉尔



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于自然力量的控制，人类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往所梦想的程度。如果人类希望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们仅仅需要征服最后也是最厉害的敌人——自己。

对一个人来说，唯一的指导者是他自己的良心，记忆唯一的护卫是他行为的正直和真诚。在人生的旅途之中前行，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是失之轻率的，因为我们常会被希望的破灭所嘲弄，但是有了这个保护，不管命运如何，我们可以永远在荣誉的行列中前行。

我们将一起前行，向前的路很长。旅途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黑暗而危险的幽谷，我们必须从那里经过，而且还要与之进行艰苦的斗争。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我们一定可以走出这些黑暗而危险的幽谷，进入一个人类前所未知的广阔、温暖而持久的光明世界。

（**清荷夕梦**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上最优美的散文》一书，〔德〕**冈特·兰堡**图）

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按人均收入或GDP来算，瑞典和芬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富有和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不大，国民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领先。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

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但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

福利被打上了明显的记号。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

读过乔治·奥威尔作品的人可以想起来，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侵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类似的审查。马尔科姆·X在回忆录中提到那些“审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审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讨厌他们，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既然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妈妈却很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想保留那点可怜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维　岭**摘自新星出版社《沉疴遍地》一书，**黎　青**图）



不　卖

◉范春歌

我有个朋友是收藏爱好者，尤其喜欢收集民间工艺品。

一天，一对抱着小孩操乡村口音的年轻夫妇在天桥下问路，朋友是个热心人，给指了路。那对夫妇好像是第一次到武汉，尽管他说得很详细，他们还是一副找不着北的样子。天冷，风大，小孩冻得直咧嘴。朋友拿出笔给他们简单画了个路线图。

当那对夫妇要转身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对方提的一个塑料袋里露出一双虎头鞋。虎头做得粗眉圆眼，古朴可爱，虎身的刺绣也十分少见，便动了心思，问对方能否卖给他。

夫妇俩愣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笑道，这是孩子他太姥姥做的。

他又问老人多大岁数了，夫妇俩说，80多啦。他摸摸虎头鞋说，20块钱卖给他怎么样。年轻的夫妇只是说，孩子他太姥姥做的。

他将虎头鞋拎到手里看了又看：50块。夫妇俩有点不知所措：师傅，这是孩子他太姥姥……

他着急地打断他们的话，掏出钞票：好，不说了，100！

年轻的夫妇没有接钱，从他手里拿过虎头鞋，俩人站在路边轻声商量着什么。他不甘心地喊：120！

讲到这里，因为激动，朋友的脸微微泛红，说当时真有些生气了，虎头鞋虽好，但就值这个价了，也应该是让这对乡村夫妻动心的价格，足可以给小孩买双好鞋。

夫妇俩商量了一会儿，拿着虎头鞋微笑着走向他：师傅，你这么喜欢，就送给你好了。说实话，我们一路问路，就数你最热情，还给画张图。真不知怎么谢你！



这下我的朋友愣住了。当夫妇俩将虎头鞋塞到他手里时，他不好意思了：我肯定要付钱，讲好120块，一分不会少。

夫妇俩说，这是孩子他太姥姥做的，不卖。

朋友劝道，你们告诉老人，虎头鞋在城里卖了这么多钱，老人家不知会多高兴。

对方笑了，女人说：太姥姥知道有人这么喜欢她做的鞋，要掏这么多的钱买，就很高兴了。你拿去给孩子穿，我们让太姥姥再做，方便。

听到这里，我和先生站起来，都想看看这双虎头鞋。

朋友摊开双手：我没有拿，把虎头鞋给他们放进了塑料袋，说，你们告诉太姥姥，她做的鞋漂亮极了，有人出很大的价钱你们都没卖。她老人家一定更高兴。

（刘　振摘自博联社网站，戴晓明图）



请别出声

◉刘　墉

某专制国家的元首，将某负责人叫到面前。

"回去立刻宣布，从明天开始糖价上涨30%！"

"天哪！这怎么得了！"这位负责人大惊失色，"糖是民生必需品，骤然涨价，怕会引起民怨呀！而且食糖由政府专卖，没有竞争，每年都有非常多的盈余，只怕让百姓知道了也不好！能不能慢慢涨价，不要一下子涨那么多？"

"不要啰唆！我说涨价，就得涨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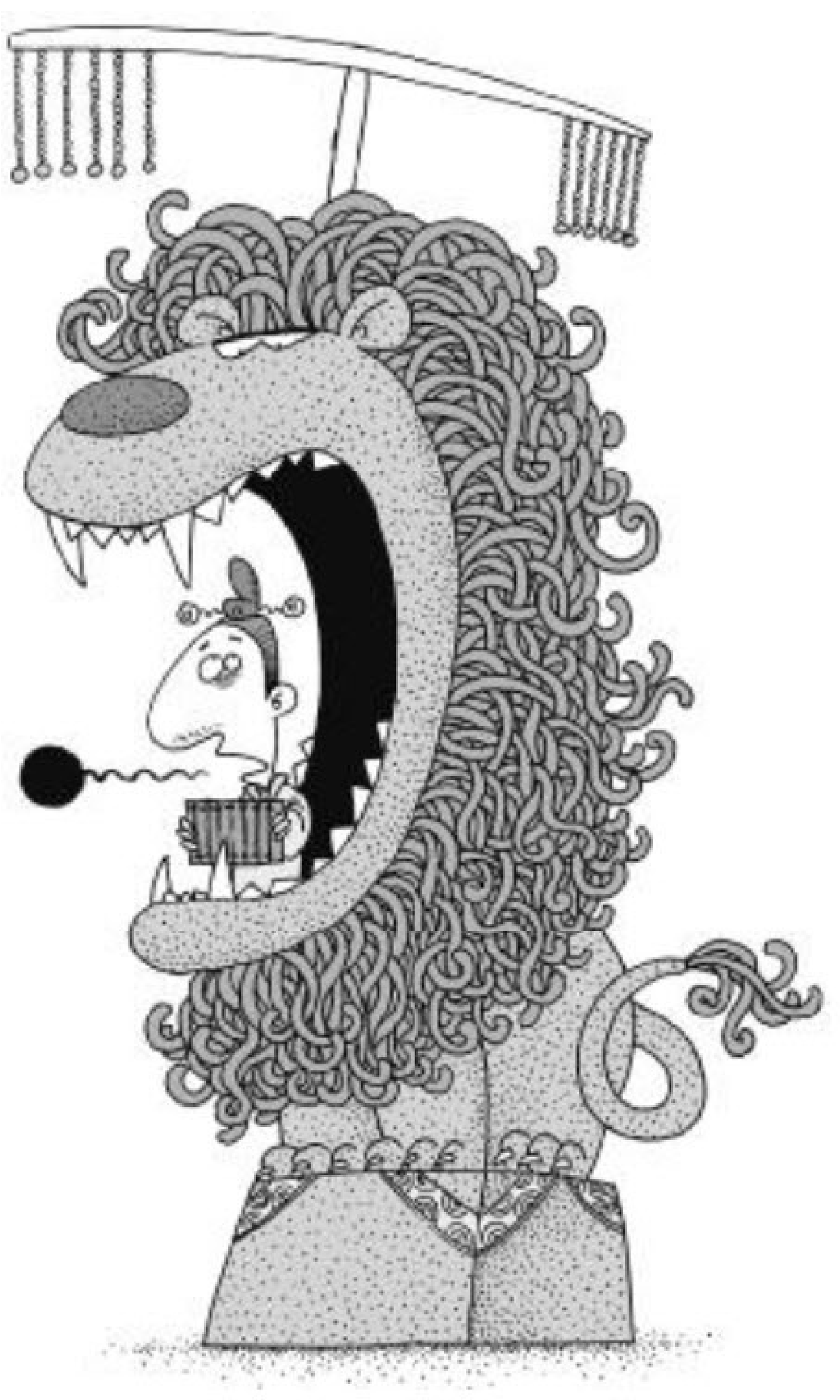
眼看元首毫无收回成命的意思，这位负责人改变了一个姿态，缓慢趋前，小声地说："您或许早注意到了，最近您在民间的声望正在下跌，是不是考虑一下，再这么一来，声望会更……"

"你想抗命？"元首霍地站了起来，旁边的卫士也都逼前一步，吓得那负责人连连后退。

"不敢！不敢！我立刻回去宣布！"

负责人才走到门边，元首又大吼一声："记住！不准说是我命令你这么做的，要当你自己的决定！"

"是的！是的！"



新闻发布了，果然全国哗然，眼看整个物价都要受牵连地上扬，突然，元首下令：

"某负责人撤职查办，食糖调回原价。事关民生，绝不能轻言涨价。"

负责人背了黑锅，却又不敢张扬，匆匆收拾好东西，离开办公室时，竟连向他道别的人都没有，就是机要秘书，也狠狠地在背后咒一句："自作孽，不可活！"

至于那真正作孽的元首，在民间的声望居然一夜之间大涨，甚至到达历年来的最高点。

"真是英明的领袖啊，他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

两年后，被冷落多时的前某负责人，又被元首叫到面前。

"辛苦你了！为了补偿你的损失，我将给你一个很高的职位，比以前高得多。"

前负责人既委屈又感动，顿时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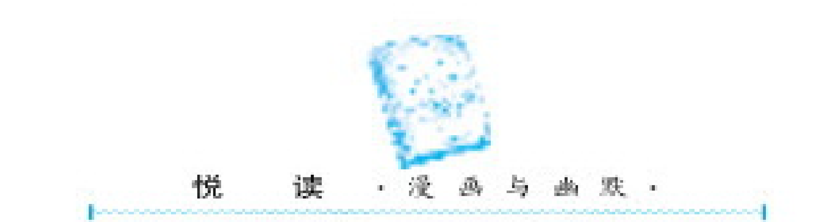
"别难过了，想想看，两年前那件事，谁也没损失。你得到升迁，我得到高的声望，人民得到英明的领袖。"元首安慰他。

新的职位公布了，人民的反应不一，有的大叫："这种人怎能再任用？"有的人点头："必是两年来有了反省、受到改造。"

但对于元首，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

"多伟大的心胸！两年前元首的声望差点被那人搞垮，而今居然能不计前嫌，真是以德报怨，了不起。"

（**王文华**摘自九州出版社《你不可不知的人性》一书，**小黑孩**图）





摄像头

小明和朋友一起去动物园玩。走到象栏旁边，小明突然尿急，看四下无人，让朋友把风，偷偷往象栏里撒尿。尿到一半，朋友发现有监控，于是大喊：“小明！摄像头！摄像头！”小明心领神会。大象暴怒，小明卒。

失物招领

本人住20楼，不知楼上哪家的一条女式内裤被风吹到我家，现已引起家庭误会，望失主还我清白，本人感激不尽！

还望失主帮帮忙，是失主的话可以打电话或发短信给我老婆，还我清白。

我老婆的电话：×××××××××××（刘小姐）。

放心了

我认识一个女青年，有空时喜欢看前男友的微博，大家都以为她旧情难忘。谁知有一次她放下手机，长叹道：“每次看到他的微博‘发自安卓客户端’，我就知道他还没用上苹果。看到他混得不行，我就放心了！”

火　了

唐僧师徒西天取得真经往回走，忽然唐僧大叫一声：“刚才如来给我拷真经的硬盘丢了！”

悟空说：“徒儿我再变一块出来！”

唐僧说：“变个屁！完了，为师要火了！”

八戒说：“火还不好吗？”

唐僧说：“唉，你不知道，跟为师一起火的还有白骨精、玉兔精、蜘蛛精……”

没礼貌

客人走后，妻子向丈夫抱怨道：“你朋友的妻子真没礼貌，我说了不到半个小时的话，她竟然打了30个哈欠。”

丈夫：“她不是没礼貌，是想说但插不上嘴。”

别装了

两口子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

前面两位男士回头看，女子马上作小鸟依人状。

她老公说：“别装了，他们看的不是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

原来如此

老师：“我真不明白，你一向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功课样样第一。可是这半个月以来，你忽然一塌糊涂，成绩一落千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学生：“很简单啊，老师，我爸爸现在跟不上了。”

真实些

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每个人记录下自己每天做的好人好事。

那天，我看见儿子的日记本上写着：“昨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金元宝，足有20斤重，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了。”

下面老师的批语是：请务必写清是“梦里捡的”，那样读起来更加真实。

暗　箭

外甥女摸着自己的肚子说：“舅舅，我还想吃。”

我笑着说：“想吃就吃。”

儿子听了说：“等你吃成我妈这样，嫁不出去就该发愁了。”

老婆听了这个气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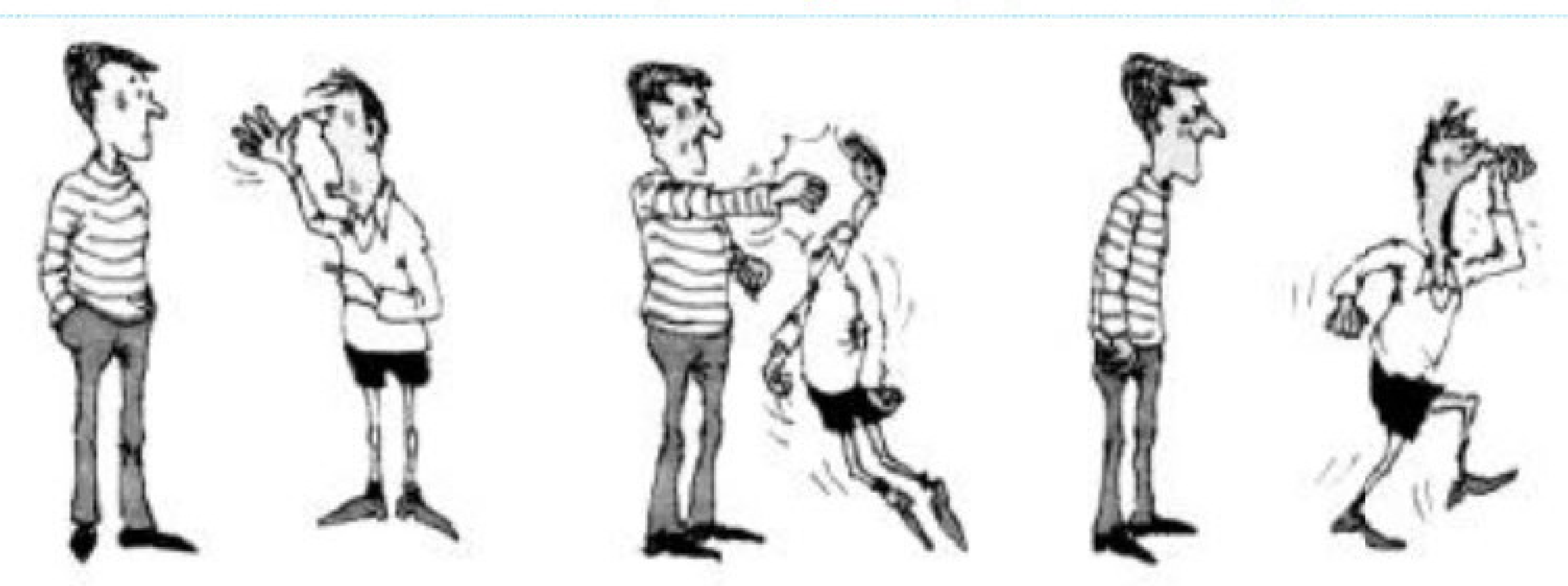
外甥女却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嫁不出去？舅妈不是嫁给舅舅了吗？”

“就是。”老婆给外甥女又端了碗饭说，“别听你哥胡说，该吃就吃。”

可饭摆在她面前，她犹豫了一下，问：“那我要是吃胖了，是不是只有像舅舅这样的才肯娶啊？要是这样，我还是不吃了。”

化干戈为玉帛

◉〔荷兰〕维　特















要活多久才能领回缴的养老金

◉端宏斌

早晨，市中心的公园，一群老头老太正在晨练。一老太说：最近怎么没看到张大伯？另一人说：张大伯生病了，走不动了。老太回答：要告诉张大伯，好好活下去，争取多拿国家的养老金！

以上是公园里很常见的一幕。只是他们想错了，给他们养老金的可不是政府，而是现在工作的年轻人。事实上，现在这辈老年人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中国正享受着史无前例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人口占了总人口的70%。2012年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首次下降（未来10年，下降趋势可能是持续性的）。等到现在这辈年轻人老了之后，注定无法享受到同等待遇的养老金。

最近关于中国社保缴费率高不高的问题，专家们打起了口水仗，但我觉得很多人都搞错了方向，缴费率必须要和回报率放在一起考虑才有价值，毕竟你缴社保是为了到时候能够享受回报。

现在超过9成的人，只知道自己缴了社保，其他就一概不知了。你知道自己每个月要缴多少社保吗？你知道要缴满多少年吗？你知道退休之后能够领到多少钱吗？如果有人问你这3个问题，估计很少人能够准确回答。这不能怪老百姓，实在是目前的社保制度太复杂了，每个地区还不同，不同身份的人也不一样，更要命的是制度本身还一直在更改。

有些经济学家戏称社保制度就是个“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特征就是下家给上家交钱，等到找不到足够的下家，整个骗局就要破产。现在工作中的年轻人缴的养老金，其实都已经给现在的老年人花掉了；等年轻人退休时，要下一代给他们缴社保。问题是下一代人数越来越少了，哪里去找这么多下家？很多年轻人误以为等他们老了，也能够享受到类似于现在老年人享受的养老金，那基本上是天方夜谭。要知道，社保的规定一直在更改之中，而且基本上每次更改你都是吃亏的一方。

现在你缴的养老金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单位缴纳，占工资的20%（上海是22%），一部分由个人缴纳，占工资的8%。其中单位缴纳部分和你无关，全部进入社会统筹账户（其实已经花掉了，给现在的退休人员支付了养老金），个人缴纳部分进入你的个人账户。

如果你缴纳时间不满15年，那么你就无法享受养老金待遇，你可以将个人缴纳部分一次性领走，单位缴纳部分由于已经花掉了，所以跟你也没关系。这对于在外地工作的人简直是噩梦，除非你确定能够在一个地方干满15年，否则你就不应该缴养老金。

假设你已经缴满15年，按照现在的规定有权利享受养老金待遇，那接下来就是退休之后如何领钱的问题。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4岁，你60岁退休，能领14年，14年是168个月，到时候你每个月能拿的钱分两





部分：一部分来自个人账户，每个月领取1/168的个人账户金额；另一部分是当时社会平均工资的X%，其中的X是指你缴养老金的年限，如果你只交了18年，那就是当时社会平均工资的18%。15年这个最低限制未来也有可能提高，比如提高到20年。

下面咱们来计算一下你要活多久才能拿回你缴的钱。由于我们不知道几十年后的平均工资是多少，也不知道未来的通胀率是多少，更不知道国家的规定会如何改，因此我们全都以当前的数据进行计算。

假设王三在北京工作且长期定居，月薪是1万元，连续缴了30年养老金，那么他缴的总额是：1万元×28%×30×12=100.8万元，其中个人缴纳部分是28.8万元。等到他退休了，每个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缴纳部分除以168，也就是1714元；另一部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0%，因为他缴了30年，4672元×30%=1401.6元。两者相加为3115.6元。这就是他每个月能领到的养老金。很幸运，他只需要花27年就能够拿回本金，此时他已87岁。由于社会平均预期寿命是74岁，其中的差额13岁就是你的目标，你必须要比平均寿命多活13年，才能拿回本金，保证自己不亏。如果未来推迟退休年龄，那么你还需要活得更久一些。

政府算得这么精，知道你那13年的钱是永远也拿不回来的，那么这点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养现在的退休人员。以前的退休职工，年轻时是没有缴纳养老金的，都给国家做了贡献，后来国企改革，也没有为这些人缴纳多少养老金，有些国企直接倒闭，但是职工按规定退休了，国家就得拿出钱来养老，对不？这些钱从哪里来？就由工作中的年轻人缴。

你一定觉得以上的计算很不精确，但其实已经是对你最有利的计算方式了。先看你个人缴纳的回报，1714元放到现在都不算什么，等到你退休的时候说不定只能买包烟了。至于说社会统筹的部分，现在你1万元的工资几乎是平均工资的2倍，但那时候只是平均工资的30%，收入水平的下降幅度是非常剧烈的。

大家都知道，公务员退休的时候，可以按退休前工资的一定比例拿退休金（上海能达到80%），这些钱从哪来呢？全是财政拨款，这就是所谓的社保双轨制。企业与公务员系统的退休养老金存在巨大差距。原因就在于，一个吃统筹的大锅饭，一个靠全体纳税人来养。与其研究推迟退休年龄，还真不如取消社保双轨，要么所有人一起吃大锅饭，要么所有人一起吃财政饭。

推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到时候你可能要活过90岁才能拿回本金，这个难度太大了。怎么样，现在你有动力锻炼身体了吗？不过，如果大家都活得更久了，规则可能又改了。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社保破产的问题，欧美国家更严重。这个说法没错，但区别是欧美真没钱了，而咱们是有钱，就看愿不愿意花在民生上。2011年，全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1.8万亿元，可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如果再算上外汇储备，那么足足可以养全体中国人10年。增加养老金投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水　儿摘自搜狐网作者博客，黎　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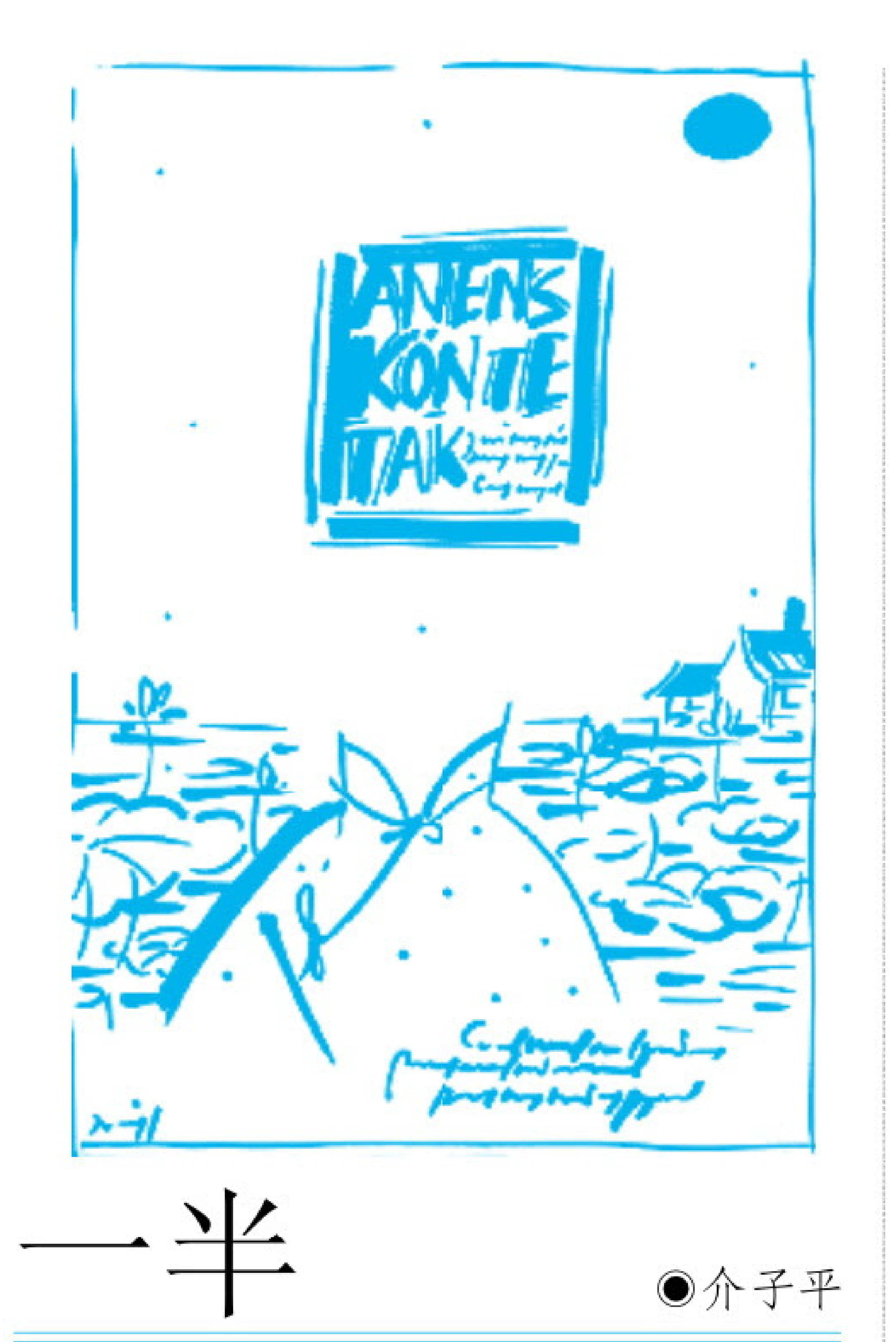
一句话

◉亮　轩

校外的世界比校内可大多了，一如教科书无法跟图书馆相比。虽然许多人都会对你说，你什么都不要管，不要看，也不要问，先考上好学校再说。但这是我从小到现在都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人没有出息，自私自利，眼光浅短，夜郎自大，自欺欺人，变成社会的负担和祸患，却依然自鸣得意，有可能是从“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考好学校”这句话开始的。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飘零一家》一书）





一半

◉介子平

繁华处，安史之乱，恰是大唐的一半，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笙歌间，靖康之耻，恰是大宋的一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叔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乃红极一时人物，在音乐、话剧、美术、诗词、书法等方面均有成就，却要半路出家，遁入空门，与世俗了断后，开始了另一种半是儒生半是僧的生活。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电影《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在武艺绝顶时，戛然而止，与小师妹乘船远渡扶桑，任盈盈说："只有在那里，你们才能真正地退出江湖。"

跑至一半处，望终点与望起点，距离相当。人生一半处，本也如此，但谁也不知半之刻度。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欲望无尽，难免自欺欺人。体力不支了，体态臃肿了，记忆衰退了，两鬓斑白了，此时已到了抛物线的下滑处。

长沙岳麓山原有半云庵，明末清初烧火僧李模，因作《半半诗》而被住持收为衣钵弟子，号密庵。《半半诗》云："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半半诗》出，道尽半胜过全的诡秘。

心大了，边框也就大了，边框大了，留给心的余地也就大了。心胸寥廓，有容乃大，容有一半的空间足矣；大象简形，小亦磊落，拥有一半的空间够了。发上等愿，享下等福，余下一半空间；从高处立，向宽处行，余下一半空间；学立道通，自然贞素，余下一半空间；圆行方止，聊以从容，余下一半空间。

半醉半醒时，心大了，还是小了？唐伯虎《桃花庵歌》云："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我看是小了。陶渊明"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李白"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也半醉半醒，那是看开了，胸襟磊落，气量广大。

苏州城中有两处"半园"，城南者谓之"南半园"，城北者谓之"北半园"。"半园"之谓，盖主人取"知足而不求齐全，甘守其半"之意。俞樾曾作《半园记》评"南半园"。太原柳巷有家"半间楼"面皮店，局促陋室也。面皮未品尝过，每路过，倒是对其雅名若有所思一番。有多少小生意，名字起得吓人，不是中心，便是食府，自鸣得意，偏越成谬，不免面目可憎，心躁意虚，六神飘荡，生意焉能长久？果然，主家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倒是这爿小店，因势定名，还能引申出别的含义来，实在多了。

（微 尘摘自《杂文月刊》2013年2月下，韦尔乔图）

墙上的咖啡

◉王惠云



一日，我和朋友在洛杉矶附近威尼斯海滩一家有名的咖啡厅闲坐，品着咖啡，这时进来一个人，在我们旁边那张桌子坐下。

他叫来服务生说：“两杯咖啡，一杯贴墙上。”他点咖啡的方式令人感到新奇，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杯咖啡被端了上来，但他却付了两杯的钱。他刚走，服务生就把一张纸贴在墙上，上面写着“一杯咖啡”。

这时，又进来两个人，点了3杯咖啡，两杯放在桌子上，一杯贴墙上。他们喝了两杯，付了3杯的钱，然后离开了。服务生又像刚才那样在墙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一杯咖啡”。

似乎这种方式是这里的常规，却令我们感到新奇和不解。

几天后，我们又有机会去这家咖啡店，当我们正在享受咖啡时，进来一个人。来者的衣着与这家咖啡店的档次和氛围都极不协调。

一看就是个穷人，他坐下来，看看墙上，然后说：“墙上的一杯咖啡。”服务生以惯有的姿态恭敬地给他端上咖啡。

那人喝完咖啡没结账就走了。我们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只见服务生从墙上揭下一张纸，扔进了纸篓。此时，真相大白，当地居民对穷人的尊重让我们感动。

咖啡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享受任何美好的东西时，也许我们都应该想到别人，有些人也喜欢这样的东西，却无力支付。

再说说那位服务生，他在为那个穷人服务时一直面带笑容。而那位穷人，他进来时无须不顾尊严，讨要一杯咖啡，他只需看看墙上。

我记住了那面墙，它反映了小镇居民的慷慨和对别人的关爱。

（缤　纷摘自《世界文化》2013年第2期）

语　丝

在梦里，我们一如水中的游鱼。我们不时游出水面，望一望世界的沿岸，随即又拼命地快速下沉……

——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

很多东西如果不是怕别人捡去，我们一定会扔掉。

——王尔德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纪伯伦

幸福就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

——伊壁鸠鲁

把城市归类为幸福还是不幸福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是另外两类：一类是历经沧海桑田而仍然让欲望决定面貌的城市，另一类是抹杀了欲望或者被欲望抹杀的城市。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灾祸尚未发展到不可避免的程度之前，少有人下决心除掉它。

——哈代

飞翔对鸟来说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有乐趣，只是为了生存。

——雅克·贝汉



开山的人

◉傅国涌



1949年以后，蒋廷黻这个名字对我们是陌生的。1949年以前，他在学界、政界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他是历史学家，以主张史学改革名噪一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著作不多，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在1938年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中国近代史》，正是这本小书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折射出他那一代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人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与思考。

蒋廷黻1895年12月7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薄有田产的农家，从祖父一代起，就兼营铁器铺。他6岁丧母，但受到了继母的善待。父亲“很有经商的天赋，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经常为乡里邻居“排难解纷”。对他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二伯父，这位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安排他到教会学校上学。

1912年，17岁的蒋廷黻只身赴美，1914年至1918年在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就读，主修历史学，获学士学位。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读，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4年中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

1923年，蒋廷黻学成回国，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得到了张伯苓校长的赏识和支持。南开6年为他奠定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来领导清华历史系。蒋对南开依依不舍，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400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



有讨论过。

留美11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研究体系，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他在清华6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他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到看法之中。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1932年初次见到蒋廷黻时，蒋才36岁，却“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但蒋廷黻并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比如曾国藩。他感到惋惜的是曾生得太早，对西方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蒋廷黻常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1932年5月他们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有些同时还在《大公报》发表，这算是他书生议政的时期。

1933年12月，蒋廷黻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面对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连绵不绝的内乱，国不成国，他从欧洲近代历史演进中，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两部曲：第一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第二才是用国来谋幸福。

以1935年12月为界线，蒋廷黻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半。前半生是历史学家，后半生弃学从政。晚年时，一位毕生做学问的老友毛子水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而不经意间写下的一本小册子《中国近代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

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院长，任命非国民党党员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处长。

上任不久他曾写信给美国的费正清，“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一个大学教授，从书生议政到书生从政，即使想重操旧业也几乎没有可能了。好在他认为做官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罢了。他之弃学从政丝毫也没有装腔作势、半推半就，就如他当初进清华时一样，他进政府也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短短3个月中，他对政府部门的结构做了一番研究，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拿出改革建议，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官僚、政客的激烈反对。他仿照西方的做法，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实姓名登记财产。为此他到处游说，但无人响应。曾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过的外国外交官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蒋廷黻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他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发表过许多批评国民党腐败和政策失当的言论，始终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尔　乐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李　晨图）





巴黎烧了吗

◉拉莱·科林斯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董乐山　译

"巴黎值得死掉20万人。"在希特勒的眼中，值得为巴黎死掉的人当然更多。他下令给所有与巴黎有关的人："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情况，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在巴黎解放那一天，他还在念念不忘地问："巴黎烧了吗？"

《巴黎烧了吗？》记录的便是1944年巴黎度过的那惊心动魄的8月。

法　奸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站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

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

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述："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让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跋　涉

巴黎弗莱斯纳监狱的大门打开了，2000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国集中营，其中有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皮埃尔·勒福歇，他的妻子玛丽·海伦·勒福歇在监狱门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着，他活着！"她小声对自己说。囚犯们被押上公共汽车。登车的一刹那，皮埃尔冲她微微抬一下头。"他瞧见我了！"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玛丽·海伦跑回自己的自行车旁，跨上车，跟着汽车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她继续骑着自行车跟去。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她决心要跟着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火车将她越甩越远，但她继续蹬着自行车。

抵抗组织试图劫这列囚车，未能成功，却给了海伦时间。当德国人赶俘虏们沿着被炸毁的铁轨去新的一列火车时，海伦追上了他们。她推着自行车，从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不会弄清楚，丈夫身后的那个党卫军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只是冷淡地耸一耸肩，就让她走在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丈夫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破烂的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

列车开动，那个纤小的白色身影仍旧跟在后面。两天半的时间里，她不睡不息跋涉183公里。在南锡火车站，她看着火车慢慢驶出车站，消失在她的视野中。



伟大的开场白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

——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只有一个例外。

——詹姆斯·马修·巴利《彼得·潘》

在我年轻、幼稚的时候，父亲曾给了我一番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在这世界上不是人人都享有过你所拥有的优越条件的。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一见钟情。初次相见，约塞连便狂热地恋上了随军牧师。

——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是不可避免的：苦杏仁的味道总是让他想起注定没有回报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

——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

玛丽·海伦折回巴黎，但她并没有放弃。巴黎解放后，她乘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穿过美军和德军的战线，来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把皮埃尔领了出来，最终把丈夫带回巴黎的家中。

那列火车上有2453名囚犯，最后回到巴黎的不到300人。

婚　礼

巴黎起义了。保尔·马斯比奥上校带着6名部下，冲进巴黎第一区区公所。

区公所里，维希政权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正要主持一个婚礼，结果被挥舞着手枪的起义者解除了职务，并遭逮捕。

在新娘的哭声中，马斯比奥上校先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第一区区政府。然后，他用同样庄严的语调宣布，婚礼继续举行。“根据抵抗运动授予的权力”，他完成了自己作为首都第一区新区长的第一个公务行动：宣布莉西安娜·提尔和纳西斯·费蒂佛结为夫妇。

站在他对面的只有新娘，新郎还在德国一个战俘营里，等了3年的莉西安娜·提尔举行的是新郎缺席的代理婚礼。

误　伤

拉莱·凯里中士许诺要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兵。他开着吉普车超过战友，向圣克卢桥直冲过去，高兴得大声欢叫。在桥的另一头，消防员让·大卫看到这辆奇怪的车，那钢盔、那制服让他以为是德国兵。他端起毛瑟枪，把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都打了出去。凯里连中6枪，流着血掉到人行道上，这里距离巴黎的市区界线不到50米。

凯里被送到玛塞尔·托马斯的药房。他告诉周围人“不要责怪”大卫，并把口袋里的香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3天后，充满悔恨与悲伤之情的大卫带着一瓶酒来医院探视了他。

瘫痪的凯里被送回美国，一年后去世。在写给托马斯小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们帮助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将永远把你铭记于心。”

（**方　铭**摘自译林出版社《巴黎烧了吗?》一书，**李小光**图）



相 依

◉许 淇

一位法国画家的作品，画的是一对老年夫妇，共撑一把雨伞在街巷行走。其间有一缕凄楚的情思拨动我的心弦，不是因为画的技巧，而是这一对老年夫妇本身。

我想，这画的名字应该叫“相依”。

相依着走向老年、走向坟墓，并不是容易的事，有多少夫妇能相依到头，真正达到心灵与心灵互励互慰、息息呼应、合而为一、同归于寂灭？在西方世界更困难了些，相依，似乎属于东方的人情美，属于我国古老的传统伦理。

当我在街上看到老年夫妇搀扶着缓缓地行走，我便会投以敬畏的目光，仿佛正举行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婚礼，却踏着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的节拍，油然地滋生时光易逝的哀戚感，哀戚中透着幸福。一位老太太曾向别人介绍她的老伴时说：“我是他的活手杖！”果真如此吗？那么他又是她的什么？

他是她的“擀面杖”吗？莫开玩笑，他俩谁也离不开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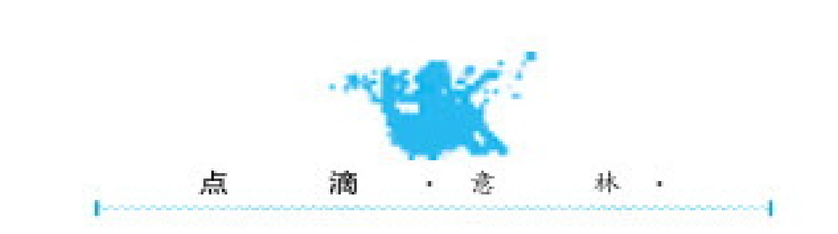
然而这是不容易的。老天并不让人间圆满、个个相依。她的他先撒了手，或他的她弃世入土。即使他和她都在人间，却天各一方，形同陌路；或虽同居一室，心里却隔着厚厚的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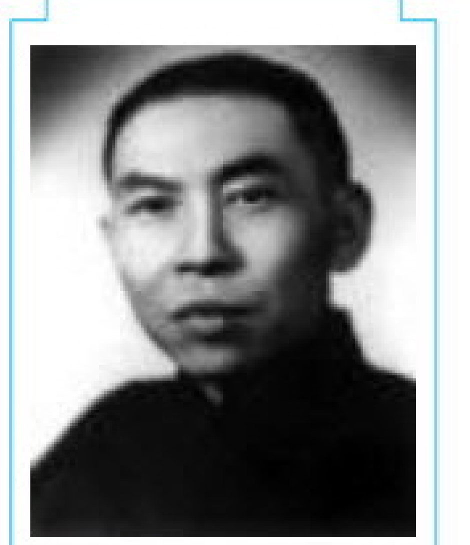
残年害怕孤独，孤独的境况是悲惨的，然而最可悲的却是表面“相依”而内心孤独，那比孤独者更孤独。

自从母亲去世，不到两年，家父明显见老，背伛偻了，耳朵背了，步履也踉跄了，本来絮叨好胜的老人，从早到晚地挑剔责怪老太婆，如今责怪谁呢？只得终日不发一言，仿佛原掩藏着八旬翁叟的模样，蓦然察觉了。正如古典小说里常用的一句话：“渐渐露出下世的光景来。”一个完全的强者，也许心灵不需要拐杖能支撑住，然而人都是不完全的，那缺陷的部分正需要填补，使之平衡。我父亲是个平凡的老人，没有说话的伴儿，向隅茕独，昼而复夜，缄默又缄默，白天尚可耐，如何度过睡眠少、易惊醒的漫漫长夜？

脖颈落枕了，腰直不起来，关节时而酸痛，呼老伴儿过来，揉揉捶捶，即使并不真解决问题，也是一剂精神的油膏，暂时滑润一下磨损的机械。就是十分健康，半夜里鼾声停歇的一刻，老伴儿若在，会梦呓般呼唤她的小名，推醒她：“喂，××，你醒着吗？”

另一位回答说：“听见了，听见了，醒着哩，啥事




杜月笙

从泥鳅到跳龙门

◉章君穀

杜月笙中年以后曾经对他一位知己朋友推心置腹，很恳挚也很沉痛地说过这么一段话：

“看我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得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500年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条泥鳅，先要修了1000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体，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譬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又要变回一条泥鳅！”

（陆　海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杜月笙传》一书）

呀？”

“真怪，真怪，梦见了我娘……”

“哎哟！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娘的骨头早烂没了……”

“你说怪不怪，偏偏梦见老娘给我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我爱吃糯米团子。从前我当姑娘的时候……”

从前爱吃的东西，在故乡一间什么什么店，什么什么楼，点了一样什么什么菜，说得起劲。他俩各说各的，也许风马牛不相及，却都向对方表示同情和首肯。一本详梦的小书，一副“通关”的纸牌，也足以使他俩讨论半宿。

并非有意去窃听，枕上的话传到你的耳畔，于是你会心地微笑了，为老年人天真的孩子气，为他们无意义却谐趣的谈心，断断续续的絮语所催眠，睡眼蒙眬地到梦的边缘。你以为是一对雨中的斑鸠嘟嘟囔囔的低语，诉说不尽琐细的往事，如扯不开的乱麻或故意搅和的话题。

于今，他独自醒来呢？又不自禁地呼唤另一位的小名：“喂，你醒了吗？”没有回答。醒醒吧，伴儿！和我唠唠嗑儿吧！哪怕争吵呢，争吵也是另一种谈心的方式哩！没有回答。他忘了，她已不可能，唯坟墓般的黑暗，座钟滴答，天人永隔。于是悲从中来，哽咽数声，长吁一口气，也就作罢。老年人挤不出眼泪。

即使伟人、学者、思想家、作家也不能免俗吧。最近读到韦奈同志的文章，回忆他的外祖父俞平伯老人在老伴去世后，异乎寻常的冷静，整日沉默，待更深夜静，才听到他自言自语，像在和老伴说话。唯其如此，更觉凄凉，正仿佛“七月七日长生殿”呢！

有一位市委书记，从20世纪60年代初掌权时，便能见到他有时和农村妻子一起散步，如今退休了，俩人相依着每天在公园的绿长椅上坐一个时辰。这位书记说不上有什么突出的政绩，却被市民奉为楷模，称赞传颂。“看看×书记，多好！人家这一对，啧啧，老两口准是好人！”遗弃发妻的陈世美式的干部最不见容于国人。其实当了陈世美，换个拿得出手的有文化的夫人又如何？就能白头相依吗？也许反而会更糟。

我还见过老两口在客人面前、小辈面前相敬如宾，互相称“您”，上楼下楼，老头儿并不使眼色，仅把胳膊肘弯一下，老太婆便主动将手伸入，何其亲密！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破绽，他俩的感情并没有交流，仅保存一种仪式而已。只剩下老两口的时候，便不再演戏，暴露了真面目，互相憎厌。老头儿埋头集邮册里；老太婆则到厨房和女儿絮叨。晚间铺被子也各铺一头，互不干扰……

相依难得，人生孤独！愿天下成眷属的有情人，相依始终。

（苏　生摘自中国三峡出版社《流行哲理小品·中国卷》一书，李晓林图）



坚 强

◉伊能静

忙了一天，明天又要出发，一个人去远行。

那天在回来的飞机上，听到女歌手低缓而有力度的声音，不停地重复唱着同一句歌词“要坚强……要坚强……”。飞机在气流里摇晃，我疲惫地拥抱着自己，竟然有一种错觉，这首歌是你要我听的。

而我多数时间想念你时，总是在哭。

可是到底是你一直不舍地要跟随我，还是我自己不舍得你，所以要你跟随着我？

听歌声反复“要坚强……要坚强……”，让我像缺氧般，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如此需要空气。蜷缩在庞大的飞机座椅上，我能够清楚感觉到双脚没有踩在地面的不安。

也许是脸色太苍白，空姐端来鸡汤，柔声地说：“这可以让你补一补。”我轻声地说谢谢，心底想着，是不是你近来感觉到我身心俱疲，于是便幻化成我身边不同的人，要以不同的方式提醒我坚强。

因为常常想到你，某一日我还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将你的一生对友人倾诉。那一日是在远行的车上，车子沿着海岸线不断前进，天空灰蒙蒙的。我说着说着忍不住躺了下来，轻松地像在说一个安好健在的好朋友。

我额头上到现在都还有一个小小的伤疤，那是3岁时住在村子里，因为房子太小，所以乳妈用木头搭建了二楼，让我充当睡觉的地方。

某一天我爬下楼时，一不小心滑了下来，头直接栽在水泥地板上。邻居听见“咚”的一声，走过来看，见我满脸是血倒在地上。

那一阵子你也住在村子里的兄弟家中，邻居急忙叫你，你一来，立刻将我扛在肩上，飞也似的往医院的方向跑，完全不顾邻居在你身后喊：“叫车啊！叫车快！”你只是奋力地跑，想把我救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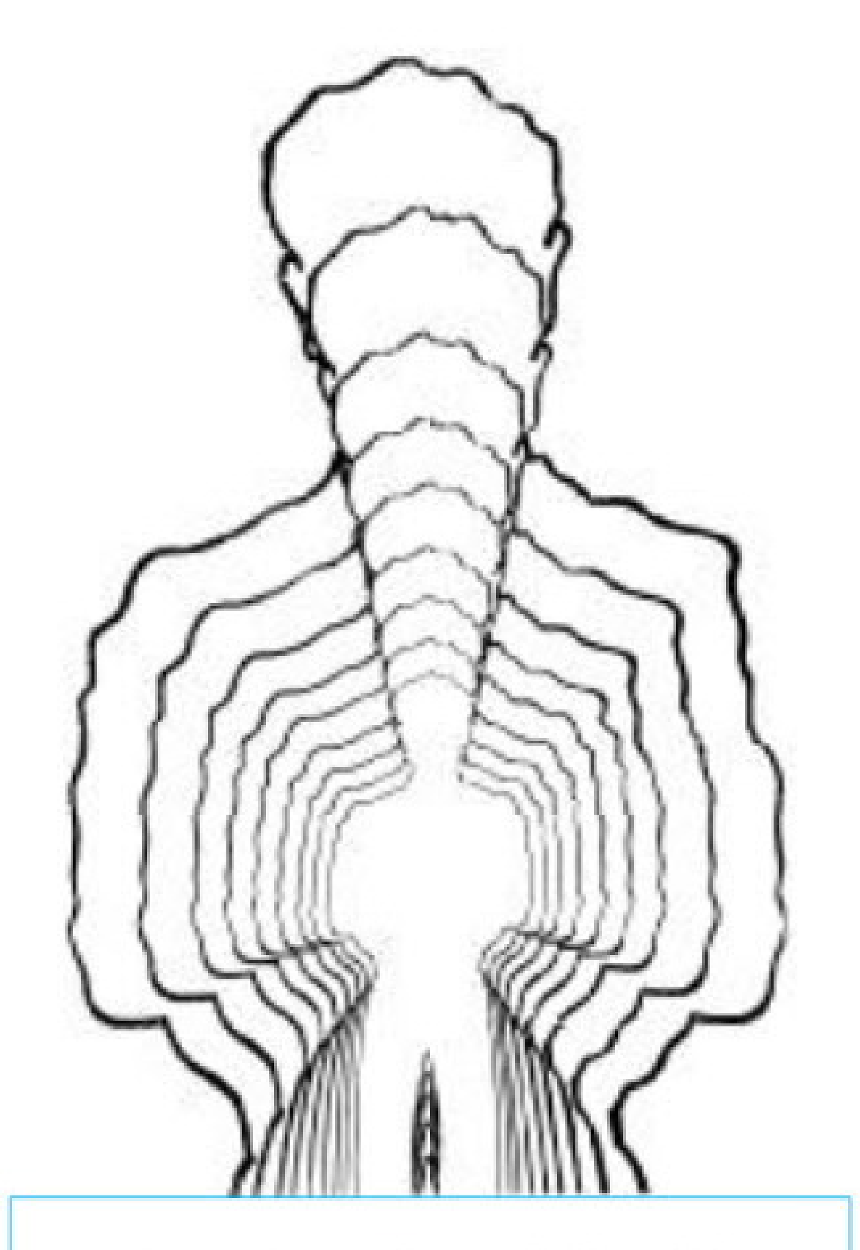
那也是我对你仅有的、少数的几个属于我们的回忆。

和朋友说的时候，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抬手抚摸那个疤痕，是因为它才能让你在我的记忆里像英雄般存在。毕竟我所拥有你唯一的一张照片，还是你抱着妹妹，照片里并没有我。

而一直以来，不是你不想走，是我一直不舍放手。我害怕承认你离去，就等于承认此生渴求将永远消失。我欠缺的我此生无法拥有，那会成为无父的孩子的事实，让我毫无面对的勇气。

那个一家人一起吃饭的画面，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个你睡在我身边的夏日午后将永远





个人与集体

◉许知远

1930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为此迷惑，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将近30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智慧，来平衡已陷入危机的西方。他赞扬过日本，期望过中国，如今苏联人激起他最慷慨的钦佩，在两周的旅行中，他保持了一贯的高产，写下14封信。在最后的两封信中，他的乐观开始消退，感受到苏联的另一面：“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黑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一书，〔德〕冈特·兰堡图）

消失，那个去医院认你，替你签下死亡证明的画面将变成真实，那个推你火葬，看着火将你化成灰粉的记忆将无法抹去。

我不放你走，我必须把你带着，在某些疼痛的时刻拿来加深挞伐自己，因为我无父，所以我渴望爱。我给自己很多借口留住你，我不放你走，仿佛因此我也不会有缺失。

可是，这一年里经过大痛大悟，我才知道，在该放下的时候舍得放下，这才属最最难得。而放下和放弃是不同的，放下是宽大，放弃却是卑怯的。放下是因为那不属于我，放弃却是因为我无法获得。

我不是放弃我无父的事实，我是放下我们此生必须以这样的缘分相见离别。

旅行出发前，朋友说我一个人住好孤单，至少也该养一盆植物，然后送来一本关于仙人掌的书，还写了卡片。她说：“仙人掌比较好照顾，即使你忘了浇水或是离开，它至少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能存活。”翻了翻书，每一盆仙人掌都长得好可爱，名字也很浪漫。“寂光”长得就像火星上会开的花，“乙女心”很害羞，“卷绢”仿佛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还有“魔云”“玉姬桩”“蔓日”“笠之雪”。

书的作者以一种很温暖的语调说：仙人掌很好养，即使你偶尔会遗忘它，它也能自己生长得很好。它没有花的娇纵，也不需要特地去买一个花瓶给它，它会乖乖地自己安身，并且不贪心地只取一点点阳光，要一两滴水，然后一丝丝清净的呼吸，它就能开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宇宙。

合上书，我忍不住想，这是不是你又在化身成作者告诉我，别当一朵花，而是该当一株仙人掌，并且和它们一样简单、坚强。

等这趟旅行回来，我就去花市带回一盆盆小小的仙人掌。我想，到那时，你就不用再提醒我要坚强。你可以真正远行，展开你的下一段旅途。如果你决定留在天上，我知道你必定会以爱眷顾着我。你会陪我忍痛，而不是牵绊着我去生活。

我答应你，我会活得好好的，并且强大起来。

我终于学会放手，而额头上的那个伤疤，早就不会再痛了。

父亲，现在你终于可以放心离开了。

（明　浩摘自万卷出版公司《灵魂的自由》一书，刘程民图）



重生手记

◉凌志军

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活不过3个月。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懵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靠着妻子的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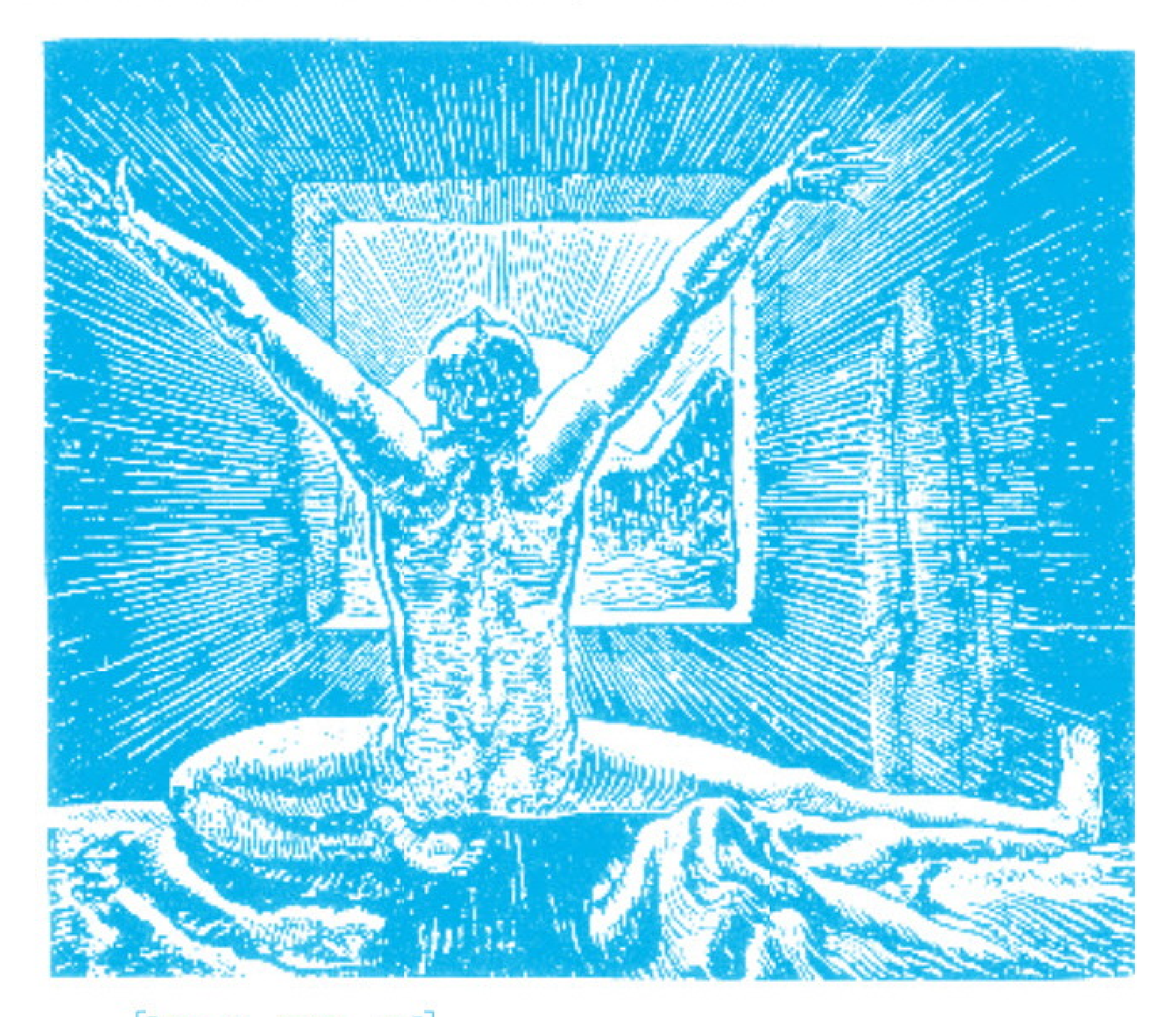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3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

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查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用在病人身上。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家里的账单、存折、信用卡全都找了出来，半睁半闭着眼睛把密码一一写在纸上，收拾停当。老婆一向不问家里钱财，也不知道我究竟挣了多少钱，又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我走了，得让她能够找到。

做完这些以后心里稍感轻松，感觉自己今生已经了无牵挂。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用更多时间和他们母子二人待在一起。结婚25年来，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可我竟从未把这当



一回事。人总是不在乎自己拥有的东西，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

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再对脑部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

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3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当大夫的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

国外的专家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看到的只是我寄去的全部脑部胶片，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查阅。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

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到北京后，她直接去医院，拿到波谱扫描胶片，又到京城最大的书店，买来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整个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阅读这本书。书比砖头还厚，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胶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查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跟周良辅教授说的一样。

“所有的征兆都显示，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相信谁呢？”妻子问我。

“当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妻子再问。

“不！”我说。

我接着述说我的理由：我不懂医，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过去20多年，她以治学严谨和对糖尿病卓有成效的治疗获得了同行尊重。在这件事上她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还有感情和责任心。那些专家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的时间——短暂的、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最重要的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这真是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医生让我“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厘米到2.2厘米，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指着那一沓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明显表示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从科学上讲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



中，我隐约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晕的大脑忽然更快地运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3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就有可能不是恶性肿瘤。

我知道这些不足以推翻医生的诊断，但我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相吻合。

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是出于冷静和理性，而不是讳疾忌医，我同意3周后再做一次检查，以确保对身体变化的最密切的跟踪。妻子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3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一天晚上我们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他知道我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扫描后，同意为我再做一次会诊。周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他得出了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脑瘤的症状减轻了。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复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在如同重生般的体验中，我感觉到，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会让生的希望变得渺茫。

一些医学专家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看来，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发达，越会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会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2009年春季的一天，我遇到社区卫生站的老护士长。说起我的病，她不禁大惊：“你现在还活着，真不容易。别人像你这样的，早死好几回了。好好珍惜吧！”

死，是我们的归宿；生，只不过是我们走向死亡的路途。在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之后，我对死亡的理解变得达观和通透，我的生命也变得更加丰富和从容。

我想这就是所谓“向死而生”吧！

（**阿　翔**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生手记》一书）

昨天，寝室里讨论世界末日。一个妹子说：“我就不信世界会灭亡，人类这么强大，怎么能说没就没呢？”正当大家热烈讨论时，忽然冒出一个幽幽的声音：“当年恐龙也是这么想的……”寝室瞬间无声。

历史可以这样解

◉刘诚龙

北宋国史馆曾碰到一件麻烦事：财政专拨经费，编制专设机构，组织专配人员，要给赵家人物立传。

本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跟着赵匡胤一件黄袍闹革命，如今革命成功，打坐在开封府，固然要名要利。要利，赵一世宋太祖早给了，现在是赵二世宋太宗了，大家思谋着要名了。宋太宗于是设了国史馆，来给同志们黄土上立碑，黄纸上立传。

然而，这头一件麻烦事却是，有些人位至将军，官至部长，一屁股坐在九卿或刺史椅子上，威风八面，小的时候却格外顽劣，干过很多鸡鸣狗盗事，这般经历如何作年谱？

一天，国史馆商议为一个贵侯作传，恰好这个贵侯小时候身份相当低微，曾经做过屠夫，也就是杀猪的。从奴隶到将军，不是更好写吗？当时却不可能如实交代，“帝高阳之苗裔兮”，俺是王侯，自然也是贵种，怎么能做过屠夫？

这让一群史家犯难了。有说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直接写贵侯屠户出身，偷过鸡摸过狗……其他史家群起而攻之。有说略去这节莫写，掐断一节历史有什么了不得的？也遭到一些反对。难道我们吃历史饭的，专是掐历史的？有说这么写吧，贵侯当年宰猪，宰猪技术高，是屠户中的屠户，后来宰人厉害，其中是很有渊源传承的。这么写，大家觉得好是好了，却总感觉有点不大对劲。

最后一群史家只好去请史学界的老泰斗胡旦。胡旦一听，说这个容易，咱们就说贵侯曾经宰猪操刀，实际上磨炼“宰天下”之技，更有雄心壮志、少怀天下之能。如此，写其人形象方能写得格外好看，真是高大全了！还可以用典故，当年楚汉陈平，也是杀猪的，后来当了宰相，他也曾将宰猪与宰相相提并论：“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胡旦确是作史高手，文过饰非，张口即来，挥手即就。

这事为后来史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思路，从奴才到将军，从土匪到高官，常会碰到怎么作列传与怎么写悼词的麻烦，好在有胡旦。比如说朱元璋吧，当年操刀行凶，可以作传为闹革命；曾做过僧人，作颂歌的可写为“天生圣人”；曾做过贼，史家先生可写为“为世作则”。

哦，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解！

（齐　纲摘自《廉政瞭望》2013年第2期，辛　刚图）



其实会做饭是件挺美的事，招人待见。张罗饭局，陆续来的朋友都聚在餐厅海聊，那种热闹和亲切会弥漫在每人的心头。等菜上得差不多了，大家就开始催做饭的人：行了，差不多了，够了，别忙活了，就等你上桌端杯子了。这时你就可以参着油手接过杯子说：走一杯，走一杯，你们先喝着，就差汤了。心里那叫美。

——冯小刚



返乡

◉宋石男



有位在深圳工作的朋友讲了一个离奇而真实的故事。他同事家在昆明，春节前两日才能返乡。他订不到2300元的直飞机票，也买不到传说中可以网购的火车票，毅然选择曲线返乡，订了深圳飞曼谷的特价机票，以及曼谷到昆明的8折票，加起来2200元。

返乡的念头根植于春节合家团圆的传统习俗之中，根植于人们最珍贵的回忆与情感之中。无论如何艰难，外出的人们还是要踏上回家之路。

为了生存，我们早早成人，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寻找梦想。为了梦想，我们把命运比作淤血，把挫折当成病，却仍保有不可言说的骄傲。为了骄傲，我们一年无休止地学习、劳作，不断付出与牺牲，在城市里暂时安顿下来，甚至扎根。

我也是离开故乡来到城市的人群中的一员。城市繁华，故乡冷清，但我在繁华中总是觉得孤独，而在冷清中才能找回安宁。

安宁的源泉来自童年，来自故乡。我只读了半年幼儿园，其余时光全在五眼钟山度过。我每天一个人在山中游荡，让风吹过手指，用手指杀死草地上的虫子，听鸟在林间鸣叫，看夕阳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下山。回家时我记住山上的一切，第二天早上会仔细查看，哪里少了一片花瓣，哪里又多了一只甲虫。

我怀念在故乡涌斯江边，捡几块白色鹅卵石，以便在夜里用它们擦出微型闪电。等五通桥的太阳西下，望着菩提寺山上的天空，想象未来那条没完没了的路。在这条路上，一切怀有梦想的人们，正在被卷入时代的大漩涡。我知道在牛华镇需要有痛哭的地方，一定有人痛哭；我知道在竹根滩需要有愤怒的地方，一定有人愤怒；我知道在大河坝的草地上，每个晴朗夜晚都可以看到众多星星，其中一颗就是我们自己。它低低垂首，无语安详，把光芒洒落在五通桥的每一座桥、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人身上。

一年终了，回到故乡，是我们获得安宁的最好机会。看看这个呼啸前行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忙。忙着生，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忙着油盐柴米。现在，一年就要过去，我们也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子是不是已经麻木了？我们的上帝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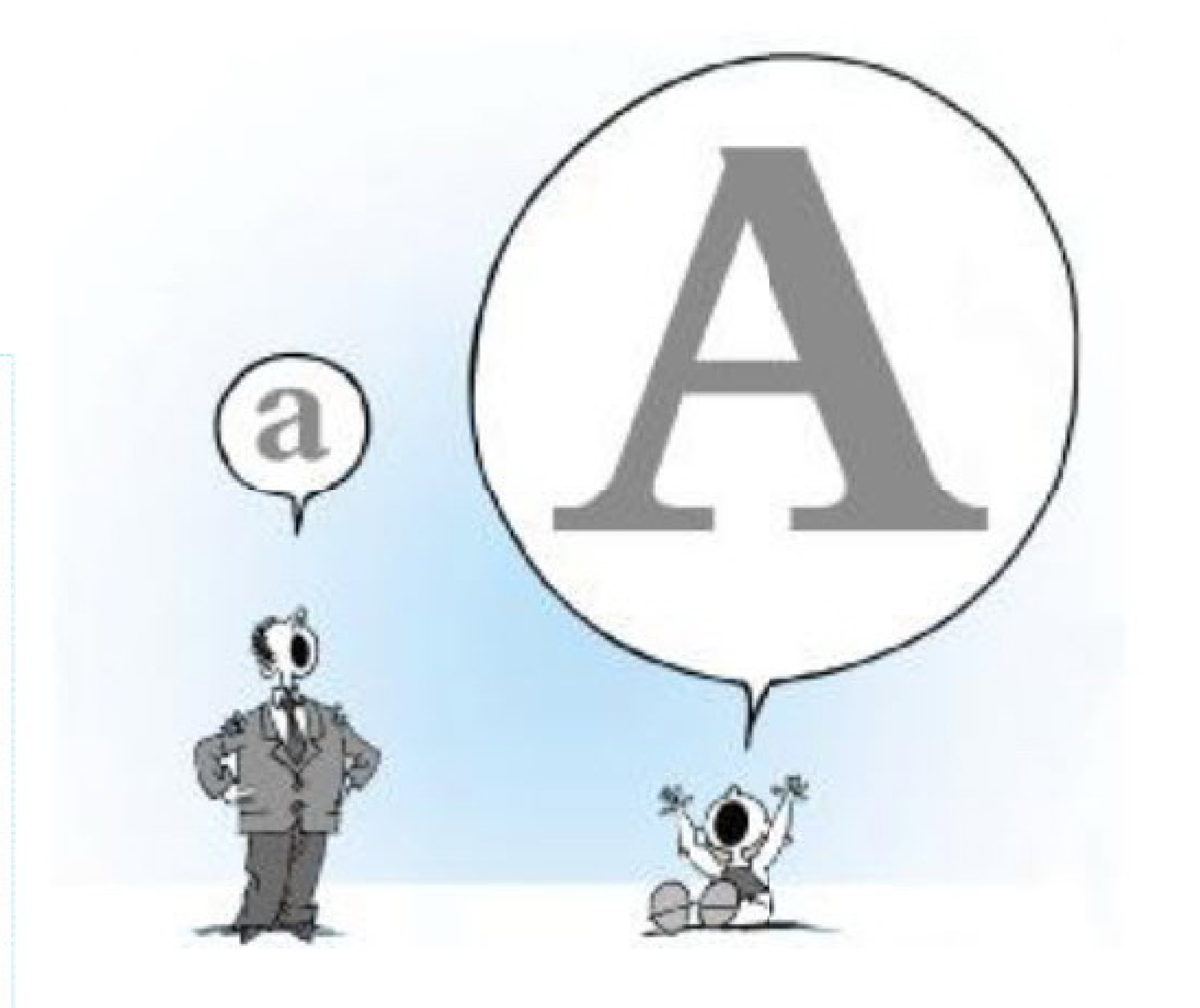
上帝就在故乡等着我们，等我们返乡。

我们可以开车返乡。那会很疲倦，但值得，而且可以躲过买火车票的痛苦。我们不会一个人开车上路，我们身边一定有爱人、亲人或朋友。我们也许会遭遇高速公路大塞车，但是没关系；我们也许会遇到大雪，但是没关系；我们也许会没油却找不到加油站，还可



听林肯讲“段子”

◉任为新



林肯口才超群，他的“葛底斯堡演讲”是英语演讲中的典范。在电影《林肯》中，还有以下段子。

参加一个升旗仪式，林肯就说了两句话：“我要升起这面旗帜了，如果旗杆机械没有问题的话。但我升起它之后，就要全体公民来维护它。”简单的两句话，振聋发聩，这不是概念的偷换，而是概念的拓展和升华，真正的舌绽莲花。

“废奴法案”遇阻，智囊们决定用不正当的手段，问林肯意下如何。林肯不直接回答，而是讲段子。当初在弗州做律师，他遇到一个案子，一个女人杀了丈夫。她丈夫很坏，是该杀的那种，但女人在法庭上仍然要被判罪。休庭时，女人问林肯：“我口渴了，哪儿有水喝？”林肯拉她到角落说：“田纳西州有水喝。”美国各州法律不同，这样的刑事案在田纳西州，罪不至死。女人悟性很高，即刻跳窗逃走，由此捡得一条性命。而于律师，也没有教唆犯的嫌疑。这个段子立刻让智囊们心领神会，在贿选上大施拳脚，国会讨论得以过半赞成，结果照耀千秋、惠顾千千万万黑奴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由此颁布。

我不知道真实的林肯是怎样的，但从这部电影来看，林肯的最大特点不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那种气势和声望。他看起来都有点窝囊，部下常常对他发飙，太太也敢对他作狮子吼。但一到他开始说话，则满堂喝彩，人人服膺。林肯的善于说辞，不是演讲技巧，透出来的是一个卓越者的智慧和领袖的品质。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思索一种语言就是思索一种生活方式。”加拿大学者大卫·杰弗里说：“我们在寻找好的讲话方式时，其实也是在寻找好的生活。”环顾我们周围，要么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人，以为一讲段子就有损威仪；要么是纯粹瞎掰的人，荤素通吃，只博众人一笑。如林肯这般拒绝闷骚，肯讲段子，而且讲得清新脱俗、睿智深刻的，实在难得一见。

（**虞　山**摘自《杭州日报》2013年2月14日，**喻　梁**图）

能在荒郊野外抛锚，同样没关系——上天保佑春节回家的人们，总有一双手帮助你脱离困境，总有一束光照你回家。

我们中间还有更多人，仍是坐火车返乡。我们来到火车站，排队排成“冰棍”，挤车挤成“照片”，支撑我们的是返乡的希望，是去年走时父母对我们说的“早点回来，平安回来”。我们像被流放的圣徒一样坦然面对艰难，没有什么比回到故乡更能显示我们的勇气，以及勇气背后饱含泪水的情感。

现在，让我们收拾行李，带上礼物，走出去，经过大街，越过原野，在亘古就有的星光下，返乡归家的人可以再次做梦，并且一切都只为了做梦。返乡吧，异乡人，灵魂的噪音只有在爱的故土才能得到过滤、平息。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佳　佳**摘自《看天下》2013年第4期，**丰子恺**图）

一张安稳的睡床

◉秦珍子

他们或许是这个城市最先感到天气转冷的一群人。霜降过后的某个中午，在北京城铁知春路站附近小路边，一对年轻男女对坐于路沿两侧。他们把头深埋进膝盖，乍一看，仿佛刚结束了一场争吵的情侣。

然而当你悄悄走近，你会听到匀净的呼吸和轻微的鼾声。她身上，还穿着附近餐馆的白色工作服。他手边，还放着隔壁工地的黄色安全帽。劳作了整个上午，他们在北方深秋一天里最温暖的时刻，疲惫睡去。

与路人偶然见到的这个场景相似，近日，一组由英国路透社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在微博上引起热议。这组照片被命名为"中国睡美人"，发布图片的网站编辑写道："中国正试图通过辛勤工作来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只是有的时候，他们似乎需要休息一下。"

在这组照片中，你会看到水果贩子睡在堆积如山的柚子里，菜农在冬瓜垒成的"墙"边小憩，在铁轨旁小憩的工人，而一位养鸭人则直接睡倒在水塘边的空地上——鸭群以他为圆心围成一圈，好像给他"站岗"。

有的人看完了或许会笑，为那些奇异的卧榻和古怪的睡姿；有的人却泛起一阵心酸，为那些暴露在烈日下、浸透在汗水中的睡眠；更多的人则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尽管没有拍下照片，但加班的文员会在末班地铁里睡着，补课的学生会在最后一堂英语课眼看书上的文字渐渐模糊。

我们正是这些照片里疲惫的人，乘上一列奔驰的火车，朝着"中国梦"而去，不知停歇。

事实上，早在2002年到2009年，德国人贝尔恩德·哈格曼就曾拍过"睡觉的中国人"。在华工作的7年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速度"。他把镜头对准保安、司机、建筑工人等普通劳动者，为他们"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干劲而激动。

当人们惊叹于中国高速的发展变化时，那些随意发生在街道边、小摊上、板车里的梦境被轻易地遗忘了。它们本该是构成这个国家宏大梦想的一个个具体表达，它们的主人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造梦者"。

然而许多时候，这些人因为疲劳，来不及找个舒服的姿势，就已沉沉睡去。在照片中，建筑工人的卧榻——砖块、水泥、钢筋，也许马上就要撑起高楼大厦，但其建造者却往往只能是仰望者，而非分享者。象征工人身份的安全帽，只能为他们遮挡阳光，却不足以为他们带来足够的体面和尊严。

或许正因如此，拍摄者从未觉得这种"哪儿都能睡"的行为有什么不体面，即使在公共场合打呼噜，即使睡眠条件再恶劣，在他看来，疲劳的时候就会打瞌睡，人们都一样。他甚至欣赏这一点，认为"处事灵活"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

这当然并不仅仅事关"灵活"。如果睡觉不再是必需品，而仅仅变成一种消遣，那么试想，会有多少中国人放弃睡眠，宁愿夜以继日地奔忙？照片中随意睡着的人大多不是无家可归、无榻可栖者，而是醒来就要马上







饮酒

◎〔日〕吉田兼好
◎文东 译

世上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

但凡有事，一定要喝酒，且喜欢强行劝酒，真不知道理何在。被劝酒的人，端着酒杯，皱着眉头，一脸为难之色，直想趁人不备扔下酒杯逃走。然而被发现后，则牵裳捉臂地被留在座上，强行灌饮。结果，本来稳重端庄的人，变得疯疯癫癫，一味丢人现眼；本来正常的人，变成病重的人，醉得分不清前后左右，倒头便睡。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喜庆的场合，更是令人咋舌。大醉的次日醒来，头痛欲裂，粒米难进，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昨日的事仿佛发生在前世，一点也记不得了。公私大事都被耽误，造成诸多不便。

然而酒虽有如上可厌处，也有其可爱而难舍时。月之夜、雪之朝、花之下，与人悠然闲谈，举杯小饮，可以助清兴，发雅致；闲暇之日，友人意外来访，则端出酒食，小加款待，心情也甚为愉快。在高贵之人家里，酒食出于庖厨，经美人之手端到席上，感觉也颇不错。隆冬之日，斗室之中，于火上小煮点什么，与亲密知己举杯豪饮，是极有味的事。在旅舍或山野间，口中说着“何不上酒肴”，而径直在草地上坐下饮用，也有意趣。

不善饮者，为人所强劝，则少许饮下一点，是不错的事。此时座中有身份的人端起酒杯自言自语：“那么我就再来一杯如何？反正酒已不多了。”听着令人高兴。若自己酒量甚豪，席上又有极愿结识的人在，则与之杯盏相亲，也是十分可喜的事。

善饮的人，其实也天真可爱，颇为有趣。在别人家中醉卧不起，早上，主人家拉开纸窗时，他顿时手脚慌乱，睡眼惺忪，细髻散落，都来不及穿衣，一把抱在手上就狼狈而逃。看着他穿着短衣短裤的背影和长满毛发的瘦腿，实在是有趣，还真像个醉汉的模样。

（**周文燕**摘自中国长安出版社《徒然草》一书，**董克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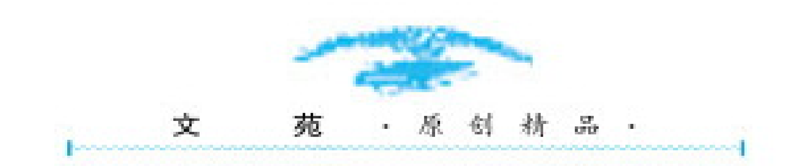


投入工作的劳动者。在那些古怪的睡姿和奇异的卧榻背后，是为改变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全部辛劳。用自己的奋斗努力活着，这充满尊严。

不过，一觉醒来，现实照进梦想，依然凛冽如冬。教育支出不体面，农民工的孩子就还要挤在狭小教室的课桌上午睡；社保制度不体面，拾荒的老人就依然会从垃圾山上醒来；法治理义不体面，劳动者的梦想就依然会被不正当竞争者轻轻松松地捏碎。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够体面的睡眠过后醒来，看到的依然是浓烟滚滚中奔腾的列车，而列车却从未停下看看他们的脸，等一等他们疲惫的身躯。

这些身躯仅仅需要在这趟列车上拥有一张安静的卧榻——让启程者不必胆怯，让跋涉者得以休憩，让离开太久的漂流者梦见故乡和未来。

（**韩　旭**摘自《新华文摘》2012年第2期）



◉王开岭



一条狗的事业

1

日本“3·11”地震中，福岛老人大江五郎痛失爱犬Aya，紧急逃难时，它被割舍了。此后，老人愧疚不已，两度冒险返寻，未果。8个月后，灾民还乡，老人远远地看到自家的报废车旁，有个影子静静趴着，是Aya！虽瘦弱不堪，无力跑向主人，但它活着！它一直守着家的残骸。老人惊呆了。

东京涩谷车站，有座犬的铜像。1924年，一条叫八公的犬随主迁来东京，每个晨昏，它都在这座车站迎送主人。某天，主人未归，他上班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此后9年，该犬每天准时蹲候于此，风雨无阻，直至终老。1987年，诞生了一部著名电影——《义犬八公的故事》。



这些伟大举止，其实只是一条狗的平静事业。

狗的特质在于，它需要家。

一条狗，天生即有归属，它直奔人而来，它是来投亲的。

它以儿童身份，闯入人的亲情体系，成为一名四条腿的家庭成员，成为一个没有血缘的孩子。

狗黏人，如皮筋，其一辈子的嬉戏跳跃，皆以主人膝盖为圆心，以主人唤声为半径。人类从狗身上获得的，正是父母在儿童身上获得的。

幼儿会长大，会叛逆，会用复杂覆盖简单、以深刻替换纯真，狗不，它是永远的蒙童。其心智稳定，不求深奥、不改伊始，你见过一条狗用智力欺负另一条狗吗？即便冲突，也仅在体力上进行，这正是儿童特征。

人不仅做家长，更是狗之偶像、狗之宗教。一个人，无论社会角色多卑微，在膝下狗眼里，都是伟岸的，是神明，是唯一和全部。狗之仰，会让一个乞丐成为富翁，让一个流浪汉成为国王。

此等崇拜，不单是骨头的贿赂，更与狗的基因和秉性有关。

执著、依恋、忠诚，耳鬓厮磨、情大于智，狗身上最迷人的东西。

亦是儿童的品质。

每条狗，都有一双手抚摸

它的头。它用摇尾和皮毛的温情来回报。

唐人潘图有诗，形容了落魄之人的还乡：“归来无所利，骨肉亦不喜。黄犬却有情，当门卧摇尾。”

有幅照片，拍的是纽约街头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理查森，男，1984年起连续投资失败，2007年破产，妻子离弃，亲朋远之，唯有一条叫Jooy的狗寸步不离，陪之街头流浪。从Jooy恬静的睡姿中，可见它对主人的信任和对现状的满足。

这样的忠诚度，大概唯影子可比。

精神上，或许每个人都需要一条狗，以弥补同类之间缺失或断裂的那种关系。

2

苏格兰爱丁堡，一位病重的老人请流浪狗巴比吃了顿饭，老人去世，送葬队伍前往墓地，巴比一路紧随，驱之，无效。此后14载，除去觅食，巴比一直蹲守墓旁。为纪念，当地人在广场立了座巴比雕像。

日本有家养老院，专门收留退休的导盲犬，每条狗去世后，有一座小墓碑，它服务过的盲人或亲属常来扫墓，带来鲜花和它喜欢的玩具。

这些故事的启示是——

仅靠同胞之间产生的情感，在类型、成分、配方和营养上，也许是不够的。人与动物往来的价值即在于此，尤其性灵动物，人在其身上的投入和彼此交换的内容，定会反哺自己，使人更加像“人”，此即宠物的诞生原理和美学意义。人在宠他中体验被宠，在被需要中实现自我需要，在被器重中学习自我器重。

但双方并不完全对等。动物美德，会无遗地赠予人类；人之美德，只是部分地、有条件地对异类开放。

2008年5月12日午间，四川北川县，一条叫小花的狗忽然狂吠，拼命叼人衣角，众人惊惧，随之离屋。俄顷，地动山摇，房舍成墟。地震一周后，为防疫，政府颁灭狗令，小花被绞杀，毫无逃避之意。

狗从不怀疑主人的召唤，任何时候，都会径直奔来。

人陶醉于这份信任，而自己却常常撕毁它、辜负它。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校区，有条整日徘徊、神情凄然的狗。据附近店主说，它叫大黄，主人是名学生，两年前毕业时抛下了它。过去，主人傍晚即带它沿此溜达，这曾是一条快乐的狗。

它不知发生了什么，只嗅得这条路的意义，它行走在往事里。

我在微博上说：“这是一条狗的《寻人启事》。可怜的孩子，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一个辜负了动物的人，很容易辜负他的同类，撕毁人间契约。

3

我曾多次被问：何以反对吃狗肉？何以鸡杀得，狗杀不得？

我问：你会围剿一只老鼠，但你会侵害一只“米老鼠”吗？你会面无表情地宰一只鸭子，而当一只“唐老鸭”跑过来，你还下得去手吗？

是“熟人”的身份震慑了你。

这份难度和阻力，就叫文明。此即动物眷属的涵义。

不忍，不愿，不敢。

因为它的社会性身份，因为它已被充分人文化、人格化了，因为你热爱这个童话里的精灵。无论它住在卡通积木里或大摇大摆走出来，你都会垂怜有加。

它们是老鼠、鸭子，却是另个版本的老鼠和鸭子。

于是全变了。

狗也一样。它离人太近，太贴身，每条狗都被主人赋予了唯一性，都有一个随时让之竖起耳朵的昵称，在生活角色、情感地位和彼此给予上，它已逼近人类自己的位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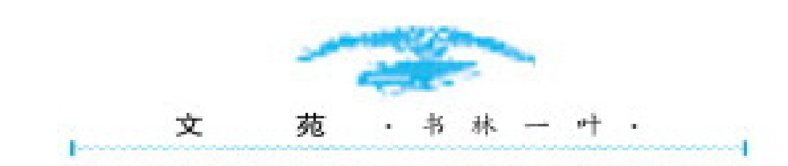
狗不再是洪荒年代的狗，人也不再是山洞里的猿。

这就是进化，这就是狗的殊遇之由来。

世上有一种权利，只有当它普遍被弃用时，我们才深切感到：人，配得上更多的授权。

吃狗肉，即这样的权利。





◉梁文道



因为寻常，由是独特

我一直没有拍照的习惯，尤其不喜欢在旅行的时候照相。要知道在这个人人拍照、时时拍照、影像已然泛滥的年代之前，摄影对大部分人而言是一种非日常的活动，一般人并不会一天到晚带着相机随手抓拍；相反的，它是一套具有纪念性质的仪式，通常只在某些特别值得“留影”为念的场合出现，比如说结婚、毕业、家庭聚会，当然还有旅行。说它是仪式，因为它的拍摄程序很固定，常常由父亲、丈夫安排摆位和掌镜，而且画面构图也都大同小异，高矮远近前后一一自动站位，渐渐形成一种模式。

旅行尤其必须拍照，因为现代的旅游景点以及受欢迎的大城市，几乎是为带着相机的游客而生。例如巴黎，自从豪斯曼的大改造之后，这座光明之城就有了今人熟悉的样貌。笔直的林荫大道，辐射状的线条，两侧窗饰华美的拱廊街以及路旁的露天咖啡馆。当游人带回来的照片越来越多，大家在还没去过巴黎之前就已无数遍地看过巴黎，这座大城市的性质也就变了。它仿佛不再是一个让人居住、生活和交易的城市，而是一个生下来就要让人用眼睛去注视的片场。每一个配备着现代摄影器材的游客都在该处寻找最上镜的地点，最合宜的角度，乃至最符合印象中记忆里那些有“巴黎味”的风貌。条条大道通向凯旋门，于是大家沿街观看、拍摄，一路走下去就自然走到了凯旋门，然后按下快门，把被拍过无数遍的凯旋门再拍一遍——殊途同归。也就是说，巴黎是一连串景点的聚合体，去过巴黎的意思便是拍过这些景点（同时也与景点合照）。广而言之，当代无有一座大城、无有一处景点不是如此被游览拍摄，甚至要为了游览和拍摄而被重新规划。看看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和地标性建筑，那些大到只可远观而不可亲近的广场，你便明白它们不是让人使用的空间，而是供人观看及拍摄的布景。

所以我不在旅行的时候拍照，反正要拍的东西都有人拍过了，不是吗？如果说旅行摄影是为了保存记忆，那么我宁愿把记忆存放脑中。正如摄影大师杉山博司所言：“摄影不是记忆，它只是记录。”不过，又有朋友告诉我，拍照这种有意识的行动可以让你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透过取景框能够发现肉眼所不及的事物。如此说来，旅行时照相竟然还能另辟蹊径，逃出被规划的视线？这是什么意思呢？会不会就像亚东（张亚东，著名音乐人——编者注）的视觉游记，去了巴黎，但完全不见想必应该见到的巴黎？亚东几近刻意地回避了现代旅游的训令，不管是巴黎还是旧金山，他都只想让我们看看小孩，看看天线，顶多加上一片大海。去了著名的旅游胜地，拍的却是日常不过的生活，于非日常中日常，这岂不也是非常的手

数字化生存

◉查一路



远房侄儿在外地卖蒸馍，这玩意儿不起眼，可挺赚钱的。问他今年赚了多少？他朝我伸出一个指头，表示10万。

这个数字按理说能带给人惊喜，可送他去车站的路上，见他怔怔地想一件事，并没显得多轻松和快乐。他说他在想着明年，接着伸出两个指头，后年……伸出的指头不断加。可就是这些不断往外伸的指头，让他的脸越绷越紧。

他的奋斗，如同当下大多数人一样，简单明了，已经量化成数字，或者说生活的意义即每年增加一个手指头。

数字化生存固然励志，由于目标量化，故明确，能让人一步一个台阶上升。可是，相应地一层层增加了难度。

如今，数字往往带来压力。比如，给经济带来压力的GDP是数字，给生活质量带来压力的CPI是数字，区别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是数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写过一本书叫《数字化生存》，他说，人类一步一步陷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活动空间，数字将成为人们的焦虑之源，生活将被抽象化。

一位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大街上扮演一个失忆的人，结果发现，现代社会，如果谁患上了失忆症，那他简直没法活了。忘记了门牌号码找不到家门，想去银行取钱忘记了银行卡的密码，忘了别人手机号无法跟人联系，想报警忘记了110……一旦忘了作为“钥匙”的数字，眼前的一切忽然有了陌生感和被遗弃感，恍如隔世。

于是，人们越来越注重数字。于是，焦虑，让数字目标的确立超越了事物本身的需要。

与数字化生存相反，我欣赏香港作家蔡澜的一段文字。他去苏州，看到在生活环境最坏、最穷困、日子都快过不下去时，苏州男人还会拿一个茶杯放一点水，放一点浮萍在上面，每天看着这个浮萍长大。这貌似行为艺术，简单而有趣，却不乏轻松。

（小　孙摘自《齐鲁晚报》2013年1月29日，〔阿尔巴尼亚〕麦　迪图）

关于奢侈、爱情

◉〔法〕雅克·阿塔利

◎梁志斐　周铁山　译

奢侈　不再是积累各种物品，而是表现在能够自由支配时间，回避他人、塞车和拥挤上。独处、断绝联系、拔掉插头、回归现实、体验生活、重返自我、返璞归真、自我设计将成为一种奢侈。奢侈本身是对服务、度假地、治疗、教育、烹饪和娱乐的选择。

爱情　人们交谈的首要话题，最珍贵的消费品。人的第一疯狂，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豆　豆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1世纪词典》一书）

段？在他的作品里头，那些地点的个性被压抑到最低的程度，不加标记，你很难辨认得出他到底在拍什么地方。有趣的是，旅游景点的个性往往却是至为俗滥的东西（比如说金门大桥和巴黎铁塔）。所以这是试图为旅游重新翻出个性的吊诡尝试——因为寻常，由是独特。

（三　木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初见即别离》一书，王　青图）



你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秦春华

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学生家长。这个学生参加了北大的保送生考试，但没有通过。家长不甘心，还想给孩子争取一次机会。这是一位母亲。她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双肩背书包，里面全是孩子在中学获得的各种奖励、参加社会活动的材料，还有画作。每一个证书、每一摞材料、每一张画作都用塑料袋干干净净地包好。她一边给我看材料，一边讲述孩子的情况。

她说，我的孩子独立性特别强。因为我和她父亲的工作特别忙，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养成了独立的性格和习惯。孩子参加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她做的项目是有关生物学的，因为她不想做和父亲同一个领域的项目，以免别人说她是沾了爸爸的光。孩子性格随我，特别热心，爱帮助人。她画画得特别好，学校里各种活动的海报宣传都找她，她从不拒绝。有一天半夜两点，我看她还趴在地上画海报，而第二天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试。我劝她别干了。她说不行，她已经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她和同学发起一个关爱、资助农村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还争取到了联合国的资金支持。在申请项目的时候，要填很多很多张表格，全是英文的，都是她一个人做。那天，又是半夜1点了，她还在填表格，一边填一边哭，说怎么还有啊，明天还要考试啊。我告诉她，既然做了就坚持到底，妈妈陪你一起填（但我不能代她填，因为不知道她们具体的情况）。等到最后填完所有表格的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了。后来她争取到了这个项目。孩子的理想是将来去联合国做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我和她爸爸都是留学回国人员，我们想把孩子送出国读书。但孩子最想上北大，那是她从小的一个梦想。她其实一直在准备出国，都是她一个人准备材料，申请了很多美国名校。但她不甘心，看到北大招保送生的消息，一定要参加。



她问我，孩子还有可能进入北大吗？我问她，为什么不争取“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孩子。她说，你们的要求是学习成绩要到年级的前××名，她参加社会活动太多了，耽误了



学习，成绩达不到这个标准。我说，我们的规定很清楚，天赋异禀的学生可以不受这个限制。她说，孩子说，不想给校长添麻烦，既然有保送生考试，她参加这个考试就可以了。我告诉她，我很想帮助她，但是按照目前中国的招生录取制度，学生必须参加高考，否则高校没有录取途径。很抱歉。

听了我的回答，她半晌没有说话，慢慢地把所有的材料一一收进塑料袋。她收得很慢很慢，仿佛生怕折坏了女儿的东西。收好了材料，她抬起头，我看到她眼眶里满是泪水，只是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

她颤抖着声音说，很多年前，女儿同学的妈妈就告诉过我，不能任由孩子去做那么多的社会活动，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做题上，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中国和国外不一样，学习成绩是唯一的，其他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我和女儿谈过这个问题，她还是坚持要做她喜欢做的事。我尊重了孩子的意愿，我错了吗？

我把她送出门，她忽然回过头来问我：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对吗？

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眼神，忘不了泪光中的那份悽楚——一个无法帮助自己女儿的母亲的痛苦。

第二天下午，我和一个朋友聊天，告诉了他这件事。他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小不但学习成绩不好，体育成绩也不好。渐渐地，这个孩子变得很自卑，甚至有自闭的倾向。家长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送到英国去读中学——他有这个条件。在英国，这个孩子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有一天，学校的体育老师找到孩子，对他说，你的体育成绩是不好，但我发现，你之所以体育成绩不好，是因为你的腿不协调，但你的上肢非常灵活。你能不能规避你的弱项，发挥你的长项？既然你的腿不灵活，我们就给你找一个不用腿的体育项目好了。你去打马球怎么样？因为打马球用的是上肢，马的四条腿可以替代你的两条腿，而且更灵活。从此这个男孩迷上了马球，球打得非常好，甚至在当地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马球让他恢复了自信。男孩想，马球这么难的项目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就做不好呢？结果他的学习成绩也随着马球水平的进步而直线上升。后来，这个男孩被牛津大学录取了。

朋友告诉我，中国和国外教育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人太看重考试成绩，把它看成了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唯一指标。国外大学也看重学习成绩，但他们更注重从每一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和潜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中国的教育过程由讲授、训练、考试组成，学生获得的是执行能力；国外的教育过程由启发、学习、展示组成，学生获得的是创造力。

回到办公室后，我仔细调阅了刚才所说的那个女孩的申请材料。我发现她的材料和别人不一样。其他学生的申请表里堆砌了大量获得的各种奖励，参加的社会公益活动，但都只是些名称。这个女孩只填写了最重要的3个奖励，一个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一个是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国赛区选手，一个是两项发明专利。她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自己的理想，组织了哪些活动，自己的想法和目的，具体是如何实施的，她在其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得到了哪些收获，等等，内容十分充实。

当天晚上，我给女孩的母亲发了一条短信：由于目前中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的限制，北大无法录取您的女儿，但孩子非常优秀。这再一次促使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现行的考试招生录取评价机制是合理有效的吗？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争取不让更多像她这样的优秀孩子失望。您绝不是一位失败的母亲，恰恰相反，您是一位伟大、成功的母亲。因为您为世界和人类培养了一个富有理想、充满爱心、勇于迎接挑战和承担责任的优秀人才——她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

（邓安宁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2月6日，张　弘图）

爱的磁石

◉徐立新

“云儿，云儿，像朵花，开在天上笑哈哈；云儿，云儿，像妈妈，一朵一朵爱心大……”

这是年轻的巴西妈妈苏珊写给女儿露菲的儿歌。每当母女俩独处时，她们都会唱起这首歌。

可就在距露菲3岁生日还有17天的时候，歌声戛然而止——因为保姆的失职，露菲在外出的途中被人抱走了！

此后，失女心痛的苏珊疯狂地寻找女儿，贴寻人启事、登报、找电视台……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但依然毫无线索。

家人劝苏珊趁年轻再生一个，她却坚决不愿意。“如果我有了第二个孩子，便会慢慢淡忘露菲，那样她就更可怜了。我相信露菲跟我一样，也一定在寻找妈妈。”

第二年、第三年过去了，依然没有露菲的消息。苏珊因为不停寻找女儿而失业在家，丈夫被公司解聘，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一天，在里约一个嘈杂的地下道里，苏珊忽然发现地上蹲着一个小乞丐，这孩子穿着一件破旧的粗布开衫，流着鼻涕，正在拨弄一条小虫。

孩子一边玩一边唱道：“云儿，云儿，像朵花，开在天上笑哈哈……”

瞬间，苏珊激动得几乎要窒息了——难道她就是我的宝贝露菲？

但这兴奋很快便消失了，苏珊发现眼前的乞丐是个男孩。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和这首歌的来历吗？”苏珊努力控制着情绪。

“叫我麦基卡吧，我们乞帮的孩子都会唱，我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唱的。”男孩漫不经心地答道。

“你能带我去你的乞帮看看吗？”苏珊绝不能放弃这个重要的线索。

“不行，我们可不敢带陌生人回去，否则就会被罚站，甚至挨饿、挨打一整天！”苏珊没有继续勉强麦基卡，她知道这孩子说的是真话。乞帮在里约有很多，控制乞帮的老板都相当凶。

苏珊决定暗地里跟着他。晚上9点，在麦基卡的引领下，苏珊来到了一处贫民窟。

麦基卡所说的乞帮一共有7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其中有3个是女孩。苏珊等到屋内的灯光都熄灭了，悄悄潜入屋内，偷偷地在每个女孩头上，剪下了一小绺发丝。

很快，3个女孩头发的DNA鉴定结果出来了——没有一个和苏珊的吻合！

苏珊依旧不死心，几天后，她重新潜入贫民窟。这一次，她惊喜地发现一个叫米隆尔的女孩长得像极了记忆中的女儿。趁她睡熟之际，苏珊悄悄剪了几根米隆尔的头发。之后，她简直不敢独自去取鉴定报告单。

鉴定结果出来了，米隆尔跟苏珊DNA的相似程度达99.99%——她正是苏珊走失已久的女儿！之后，苏珊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妈妈，我终于找到您了！”得救后的露菲扑进苏珊怀中，母女俩泪如雨下。



女孩和猫

（外一篇）

◎李冬梅　编译



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养了一只猫。这只猫聪明、可爱，只遗憾年事已高。女孩儿看着自己心爱的猫越来越老，非常担心。她怕这只猫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彻底离她而去。

但猫自己一点也不害怕，每天或者躺在阳光下，慢条斯理地梳理身上的长毛，或者捕捉眼前嘤嘤飞过的苍蝇，或者眯起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窗外。

女孩和猫各有所得，但截然不同。女孩收获的是担心和恐惧；猫收获的是快乐和满足。

狐狸和人

从前，一个人在林子里打猎的时候，看见了一只又瘸又老的狐狸。这个人很疑惑：这么一只羸弱不堪的狐狸怎么能生存下来呢？他决定停下来观察一下其中的端倪。不久，这个人发现一只狮子从林子里走了出来，嘴里叼着一大块肉。狮子自己吃了一点儿后，把剩下的肉都留给了狐狸。

这个人目睹了这一切后，大受启发，心想：如果自己也像那只狐狸那样，上帝也不可能坐视不管，我何必还要为生计如此奔波劳碌呢？于是，这个人就在原地坐了下来，等待奇迹的发生。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只不过这个人倒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越来越体力不支了。当他已经虚弱得无法站立起来的时候，天空中终于传来了一个声音：“不要再做病弱的狐狸了，你应该成为强壮的狮子，只有这样，你才能养活自己，帮助他人！”

你在干些什么

◉〔俄〕契诃夫　◎贾植芳　译

年轻的语言学家刚从大学毕业，就回到故乡的小镇上来了。于是，被选为教会的理事。他虽然并不信仰上帝，却也按规矩办事，每次经过大小教堂就画十字，以为做这一类事情对人民是必要的，要拯救俄罗斯，就要依靠这些。不久，他被选为府议会的主席，又被选为名誉治安裁判官，得到了勋章和一大堆奖状。这样不知不觉到了45岁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到现在为止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装腔作势，恰如一个丑角。但是，要改变生活已经太晚了。有一夜在睡梦中，他突然听到枪响一般的声音：“你在干些什么？”他出了一身大汗，跳了起来。

（**周　科**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契诃夫手记》一书）

原来，小露菲日夜思念着妈妈。她不知道家在哪里，怎样才能逃走。于是想到一个办法，教身边的乞帮小伙伴唱“云儿，云儿，像朵花……”，她觉得会唱这首歌的人越多，妈妈听到它的机会就越大。

爱是人海中彼此不放弃的找寻，虽然如同大海捞针，但只要带上爱的强力“磁石”，便一定能吸回那漂泊的小针。

（**尘中塑**摘自《生命时报》2013年2月5日，**冯　煌**图）



CEO的心愿

◉苡　程

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财富于我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事实，正如我肥胖的身体——都是由多余的东西组成。此刻，在病床上，我频繁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全部变得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我也在深夜里多次反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估价后，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即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没能给我的是什么？有没有？黑暗中，我看着那些金属检测仪器发出的幽绿的光和吱吱的声响，似乎感到死神温热的呼吸正向我靠拢。

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理想。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写照。

上帝造人时，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我都无法带走，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的无邪的感动和与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它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失，它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丁　丁摘自新星出版社《不说，就真来不及了》一书）

微博互动

眸吟：喜欢2013年第5期的《一点一横长》，使我对老师的看法有了一些改观。无法想象达老师能做到那样极致；无法想象达老师能抛下万贯家产，默默无闻地教书、育人。希望这样的好老师越来越多。

Tigerose3：跑到阅览室看《读者》，很久没看过了，那些故事让人心生感慨。文字是生活的缩影，几段话就让人身处其境，字里行间的欲语还休则是境中氤氲的雾气，不等察觉已扑面而来。

冯习习小窝：昨晚看《读者》，读到《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颇有感慨。文章总有人看，学者或者记者如果不负责任，为了发文而写文，岂不成祸害。踏实积累、深思熟虑，为人为己都是好事。下笔要谨慎，发表需负责。写不出或写不好不如不写。

疏章阁：面对艺术瑰宝莫高窟，我没被其艺术震撼，却思索古人为什么在1600多年前选择在这里搞壁画，当然未果。后来看到《读者》第6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文时，似有所悟。后又看到一条“建筑与信仰”的短信，将欧美、日本与中国宏伟建筑用途加以比较，其间的区别，说明中华民族信仰的缺失，更有所悟。

和罗丹同名的人：教育就是社会的缩影，不足为奇。从10年前《读者》上那篇曾经引起轰动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开始，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巨大的差别。每个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每个人都懒得改变。那就永远嗟叹吧……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我们一直待在那口井里。

HONGYISHAN：今晚看《读者》中《去西藏杀毒》这篇文章，开始对西藏有点神往，去西藏看看或许真的能杀毒。长大后发现简单才是幸福，一切都很简单，只是人心复杂罢了。如果说什么是西藏密码，那就是在自己内心生出一朵莲花。

（摘自新浪微博）